

蕉風  
233

「樂的笑類，  
離人群中突然  
五，！而去，

時亮時滅的  
有手捧一點  
笑譁聲中的  
槍聲巨大的  
且訴說  
流過兩岸沿  
來自飛躍的  
生命是河  
永恆是虛  
帶來兩袖的  
自瀟灑竹林

混身都是刺。隨時準備拉弓放  
我的信這麼罵我。  
我笑笑。除了笑笑還能怎樣？  
我就這樣拖着膝坐在海嶼松樹  
不是還常常穿白長褲是不是還常常看電影逛街向女孩子  
多浪漫。兩個馬來小男孩子提著水壺  
白色的眼。泉很喜歡魚但從不養魚  
說？這次同信一定要問。



143414

5201.53  
3600



編輯人 ☐ 姚 拓  
☐ 牧 羚 奴  
☐ 周 喚  
☐ 白 姦  
☐ 梅 淑 貞

233 期

**蕉風月刊** 一九七二年七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JULY, 1972.

蕉風出版社出版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友聯書局代理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馬來亞圖書公司代理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KDN 5684

**定價五角**



# 蕉風月刊

## 二二三期

### 目錄

文叢摘錄

封面設計 〇 張 黛  
點線隨筆 〇 五 羊

論述

寧靜與光榮 〇 郎 格 非  
星期日紳士——七分一君子 12 完 顏 藉  
談自殺 15 張 乃 管 譯

小說

她的拒絕 19 林 湘 淇  
向風望海 23 溫 瑞 安  
夢之一 28 梅 淑 貞  
飛機墳場 31 牧 鈴 奴  
我已把握了永恆 39 藍 影

翻譯

宋娜·曼星：我在空中舞蹈 42 梅 淑 貞 譯  
冰上的靈魂 46 一 鳴 譯

詩

我就轉向你 51 陳 政 欣  
浮沉 52 沈 本 愛

詩評

謝清的心 54 文 愷

專欄

煩惱與痛苦 63 黃 潤 岳  
答客問 67 劉 放

散文

谷裡 72 乃 健  
山野 75 休 止 符

三四十年代作家研究

葉聖陶，一個教育學家和作家 78 梅 秀 珍  
從夢幻到悲哀 83 鄭 振 鐸  
畫眉鳥 85 葉 聖 陶

風訊 89 編輯室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



# 點・線隨筆

歹 羊

(蕉風文叢選錄)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

## 〔一〕

每個人在他的童年時代，都是一個天生的藝術家，他生活在他自己幻想的國度裡，自立為王。

他們是演員、雕刻家、畫家、音樂家……每個兒童都能按照他的心意去作幻想，去創造出他的藝術形式。

到了年齡逐漸長大了，情形便跟着有了改變。他們開始學習遷就現實的生活，順應着環境去應付人事，往日的幻想，便在現實生活之中，屈居於一個不重要的地位，甚至破滅無遺。

人固然長大了，懂得社會人事的一切做作形式；可是，對藝術感情來說，這不能說是跟着長成，相反的，正是墜落。

人們天生的感情，便只好作為所謂理性的附庸。

就一個藝術家來說，困難之處，正在這裡。一個從事藝術工作的人，理性與感性，是很不容易找到一種平衡的發展的。

這情況恰好就像詩人但丁在他的「神曲」裏面描寫——照在地球上的陽光時所說：

「這方面多些，那方面就少了一些」。

## ■大手筆 ■大風貌

■看星馬文壇的大收穫

我們即將出版的 **蕉風文叢** 有：

### ●歹 羊 的「點・線隨筆」

這是歹羊的第一本結集，是一個有斷臂的決心，有苦行者的堅忍的從藝者，治藝數十年的深邃心得與經驗，你還可以看出歹羊通過人像線描的獨特創造。

### ●完顏藉 的「填鴨」

這是完顏藉的第一本結集，是有見識有胆識有料的星馬現代文學的開拓者的心血結晶，你將讀到完顏藉精彩的文藝理論、書評、影評、散文、小說及隨筆。

### ●黃潤岳 的「閒思錄」

這是一本生活和思想的書，是一位嚴肅的教育工作者展露他心靈世界的散文集，以醇厚的筆觸寫人生，有開明的見解，有堅實的思想，有不群的理論。

### ●拉笛夫 的「湄公河」(Sungai Mekong)

這是馬來現代文壇的新聲音拉笛夫的第一本詩集，是拉笛夫在畫室中構想已久的一部著作，除了他的音色美妙的原作，你還可以品賞牧鈴奴和梅淑貞的譯筆。

立即訂購，不要錯過

預約辦法見93頁。



名字來，足以代表那個世代。

因此，有人說：天才固需學習，而學習未必就能「製造」天才。

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大抵是他生而在靈魂上有着無盡痛苦的感覺，他畫；是爲了排除內在的煎迫。

#### 〔五〕

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嚴格地說不能算作是一個流派，或者是一種風格。因爲各個時期的美術作品，都有流露出這種表現主義者所持有的態度和特徵。它是源於人類內心的反省，或抱有一種悲悼之情，它的主要元素，便是人類情緒上的愛、恨。

表現主義者，並不常常勉力作畫，可是他的愛、恨情緒却不斷地作內在的燃燒，遇有觸動的機緣，這種迸裂出來的火花，可能都是具有創造性的。

他們的作品，有點異常。

「異常，祇是正常趨於極端的一種結果」。這話，足以作爲深刻一點理解表現主義作品的根據。

他們的畫面可能不講究組織，顏色也完全不加思攷，可是其間的象徵含義，倒是十足逗人思索的。

表現主義者，對人生的看法，大抵是悲觀的；可是這並不是他們的罪過，正如上面說過，其作畫的根源是出於人類的潛伏着的隱憂——一種絕不虛飾的人類真正感情。

對於這種藝術感情不願全作犧牲的人，因此，他無形中就「忤逆」了社會。

#### 〔二〕

以前有人曾舉例說過，假如有三個畫家：一個日本傳統畫家，一個法國印象畫家，和一個西班牙立體畫家，同時去買一件同樣的物品，譬如說，是一套咖啡杯壺吧；他們所感覺到這物品的功能，自然大家的意見，都是共同一致的。

可是，他們要把這一套咖啡杯壺繪成畫中的景物，則前者側重神韻，中者側重光影，後者側重分析，結果所表現出來的形式與內容，情景就並非共同一致了。

然而，其成爲藝術作品的含義則一。此使人覺得，門戶之見，派別之爭，實在是一種極爲無聊之舉。

#### 〔三〕

從筆記裏，翻查到一位外國的美術評論家曾說，假如人們不能夠從一幅繪畫中得到愉悅的感情，他儘是有着下列這些原因其中之一種：

〔A〕這幅畫本身對他沒有啓示。

〔B〕他預料能在這一幅畫所找到的東西，結果是沒有。

〔C〕因爲當他看那一幅畫時的情緒不良，防碍到他看不出其中真正的含意。

〔D〕那畫家的精神狀態，和他本人的個性，找不着有可以聯繫的地方。

〔E〕他對某種表現方式，下意識地就表示抗拒，因爲他不了解。尤其是這種風格，是他以前從未見過的。

〔F〕他不喜歡這幅畫的主題，或者這幅畫根本就沒有主題，使他立刻掉頭不顧，而不願意作一點深思。

〔G〕或者是他對於其他事物熱中，認爲藝術作品，祇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東西。

創作困難，鑑賞也不容易，有時這就是鑄成藝術家一輩子不幸其中的一個原因。

#### 〔四〕

稍作沉思，人們都會想到：過往的每個世代，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們投身美術學院，及後出來，從事繪畫。可是等到那一個世代結束，你却不能舉出幾個美術家的



# 寧靜與光榮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  
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墮樓人。」

——杜牧：金谷園。

讀着這首金谷園，總覺得杜牧在敘事寫景之外，還隱着一聲對人世的低喟！向那些心爲形役的人，作着某種人生哲學的暗示。

人世幾回傷往事；

山形依舊枕寒流。

我常常這樣思索：自然的磅礴和個人的微末；人爲的努力和客觀的限制；時間的永恆和生命的倉促；爲博得形式式的榮耀所付出的可觀的代價和負荷……在這些個相對的比重下，總該看出生命和活力的限度，對天性裏的無窮的慾望，總該認真的反省一下。勉強自己負重太多，痛苦而吃力地走着人生的旅程，這難道不是一個悲劇麼？

因此，壓制過份的慾望，減去精神的緊張，讓靈台瀟灑起來，在條件的允許下，多親近自己趣味以內的事物，使生活過得愉快而充實些，這才是真實的人生意義吧。

一個假日，彼此都有閒暇，我到C的家裡去，談到了這些問題。

在C自用的大房間裡，臥室外面設着個小廳，當作憩息和會客之用。四壁上裝着四個小巧的「三洋牌」擴音器，一具唱機，百多張各種不同的唱片。

他首先放了張華樂的，悠揚和諧的旋律流水似地傳播開來。我靜躺在軟軟的靠椅上，經過幾曲管絃絲竹之音的浸潤，靈魂像在大寒天氣裏洗着熱水浴那樣爽快。音韻時而飛揚時而柔婉，時而低沉時而高遠，靈魂好像被帶着隨着它的節奏做起柔軟操來，又好像迷迷糊糊地跌在雲錦中，悠悠恍恍地，飄飄欲仙地，半醉半醒地，那種感覺，只能神會，無法言傳。這時我才知道，貝多芬說的「誰能够領略他的音樂，誰就能够達到人生最高的境界。」這話真是絕對沒有說謊。

音樂停後，我覺得通體舒暢，心情非常安寧悠適，和進來時完全不同。我對C說：

「要是常常能够這樣，我們一定能够活得長命一點。」

「相信是吧，」C說：「至少不會患上胃潰瘍和神經衰弱症。」

過後我提到人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C舉出伊壁鳩魯的觀點，說人生無所謂意義不意義，那不過是一種「感覺」的活動，一場「感覺」的過程而已。一切好與不好，都在感覺之中，都因感覺而生。死是感覺的滅絕；生是感覺的延續，當感覺滅絕了（死了），一切於他（那個感覺的個體）都無意義。而感覺是來自本能，是科學的；不是觀念和抽象的，不是被解釋，被傳授，被鑑定的。所以，若一定要說人生有意義，這意義便是忠於自己的感覺，並以此作爲你的做人 and 行事的方式了。

我默默領首。

「但是人生的目的，似乎值得研究一下呢！」C以徵詢的目光望着我。

「既然人生是一場感覺，那麼充實這場感覺，便是一般的人生目的了。」我說。於是我舉出哲學家馮友蘭的結論，說人生的目的在於求「好」。

「他說的『好』是指那一種涵義的『好』呢？」C不解道。

「這個『好』嗎？就是英國人那聲隨口而出的『Good！』，這個『Good』該是『感覺的好』才對，因爲照字面來看，應該是這樣；可是馮友蘭所說的『好』，除了『感覺的好』以外；還有『手段的好』，這個『手段的好』，打個比方說，我們讀一本書，這本書是你所不感興趣的，比如生物學或心理學之類，但是你讀了它會增加許多知識，于是你很不自然的，勉強的讀完了它，雖然是多了些知識，雖然也不失其爲『好』，但是在讀這書的過程中



，你的心情簡直是無奈的，幾乎是痛苦的，我覺得這種『好』是不真實的，可以說是自虐的……」

「我想到了！」C忽然打斷我的話道：「這種『手段的好』，正是被許多人所認為的積極的人生觀，這種自命不凡的人生觀，清教徒式的人生觀，一旦實踐到現實環境和實際生活中來，變成了那樣毫無彈性而且乏味，和那些被他們看成庸俗的事物變得格格不入，變得孤獨、固執而自負，由於本性和觀念對立，遂造成了內在的極深的矛盾，痛苦地自抑着，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憤世嫉俗的變態心理了，快樂和幸福也就永被隔離了。」

我真佩服C的體察入微。不愧是「傳統下的獨白」。

「我們是否真的認識了生活，是否真實地享受了生活呢？」C又沉思地說：「通常，我們一提到生活，總是要想到『物質』這方面去，最終則想到那統治物質的權威——金錢。就以科學的立場來說，我們可以發現，快樂和幸福對物質（有形的）並無任何直接的關係，因為我們對物質的實際要求是極有限度的，在一個經濟正常發達的社會，大部份的人通過工作，即可維持物質的購買力。大廈千間，夜眠八尺；良田萬頃，日食一升，這道理無人不曉，但是大部份的，對金錢始終抱着多多益善的心理，雖然其擁有的數目已大大超過其正常的消費需要，但仍然至死追求不息，並為此而傷神，煩惱，掛慮。他們始終和生活隔離，始終在快樂和幸福的世界中流浪，從未定居下來過。去年，一位金融界鉅子因炒股票失算而遭了同行的毒手，以至其股權落入別人手中而失去其總裁的地位，因感半生榮名落地憤而自殺。以其所擁有的金錢，一家人吃幾世都吃不完，何苦出此末策？這，就是『高處不勝寒』——『光榮感』誤人，使其尊嚴無法下台也。」

C說到此，悠悠然點上一根香煙，思索有頃，又道：

「由是我們知道愛富之人，實際上其最終目的並非崇拜物質。歸結到中心。這是一項心理學的問題，藉擁有金錢的數量以及因此而達到的種種地位以發洩其『不甘寂寞』的心理而已——因為這樣可以使他感到自己與眾不同。」

「這種不甘寂寞的心理，」C停停又道：「除了像史賓諾莎那樣寧靜的哲人之外；絕大部份的人都有；你也有；我也有，這幾乎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天性，一種潛藏的『意結』，不

自覺地導成了我們的意識和誘發我們的意志隨它走，不同的是各人的才能的不同和表達的方式的不同而已。音樂、藝術、文字，科學、政治和各種學術，這些是需要很高的智能和豐富的性靈才能勝任的，所以大多數的人，都從金錢上去發洩他們的『意結』了。」

「所以就造成了天天熙熙，皆為利來，天天攘攘，皆為利往的形態，」C又道：「其實，一個人要是能够把名利心放開，精神上的惡性循環——諸如煩惱，愁悶，焦慮，憂懼等等，這些自尋的苦惱，再也無法困擾你的生命了。我們對社會盡回本份，對人生取隨遇而安的態度，這才是了不起，才是真正地享受了生命。倘若一個人洞徹了死亡的意義，認識了人的限度，了解了人生僅是一場感覺的過程，那麼他會生活得自然一點。」C的話到此說完了。

聽了C的話，我想：光榮的人生，固然可以使我們的『意結』得到滿足，可是代價不匪，而且只是在快樂和幸福邊緣匆匆地掠過，如此而已。

寧靜的人生，是自然的，無求的，是對生活的細嚼慢嚥，是在生命的旅程中悠閒適地散步，工作和熱情，要用在自己感到有趣的事物上，勿永遠地為『儲蓄』而犧牲了生活的內容，倘若金錢，應在家裡裝上一套音響設備，搜集自己喜歡的唱片，常常親近音樂，使心靈經常漂白一下。讀書，種花，奕棋，臨帖，寫畫，觀劇，釣魚，游泳，談天等等，在愉快恬靜中過日子。

最近看了一套「世界沐浴大觀」的片子，看到北歐人生活的一面，他們盡量利用閒暇，到海灘去盡情玩水，連冬天也是一樣。看他們是那樣健康，那樣安祥，那樣滿足，那樣愉快，那樣怡然地無所牽掛。他們是懂得生活的。



## 星期日紳士——七分一君子(二)

按字面意義，星馬的投稿人，十九是「星期日紳士」：一週之中，六天在工廠中勞作，或在市場、商場、商店，或辦公室內勞力、勞神或勞心；或在課堂上埋頭講解或苦修文理科目，剩下的一天才拿起筆桿寫稿，他們全是「星期日紳士」——七分一君子，縱使這一天未必盡是星期日。

艾文·華萊士的可愛處，不止於他重視寫作，他同時也重視寫作以外的其他責任，故在六天之中，他盡力爲人；六天之餘，則盡力爲己。套一句時下的口頭禪：一週之內，六天爲衆人服務（爲開導衆人而寫作 to enlighten everyman）；一天爲自己服務，並且兩者都很認真，都盡力而爲。

如果「星期日紳士」裡所收集的廿一篇文字可以作爲華萊士的寫作水準的話，那華萊士的才華並不太高，在兩類作家——藝人與工匠——之間，他屬於後者。他經驗豐富，肯於下研究功夫（He has done his home work well），擅長於講故事，難怪他的小說都風行一時，但才華不夠，他的作品（我個人的看法——根據「星期日紳士」）恐無法像卡夫卡、喬艾斯、施耐菴、曹雪芹與海明威的許多小說那麼耐久。

在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裡，在一個大多數人每天的大半時間都得爲衣食忙的社會裡，除了極少數的幸運者外，寫作的人都無法單靠寫作謀生。即使在美國，艾文·華萊士已算是作家中的少數幸運者。他十七歲開始投稿，一直到卅七歲時，被退回的稿以及心寒致半途而廢的作品幾達十部之多。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他終於出版了三部傳記和一部小說。這四部書的總收入，不及他在一年中爲「開導衆人而寫成的非創作性的文字」所得的報酬。他開始悟到：一個星期，不可能天天星期日；也悟到：即使不能靠著書爲生，也不能有了衣食就不寫作；寫作與衣食對一個作家同樣重要。

華萊士頭廿年的寫作生涯，很可以供寫作的人作個有趣的參考。投稿報章刊物局限很多。報刊的廣告往往左右投稿人的作品。遇到廣告大，版位縮小時，來稿很難不受「清算」，清算的結果，有些作品之不能完膚是尋常事，因爲報刊的生存終究比來稿完整重要得多。另一難關便是編者的成見，你認爲好的，他可能認爲一點都不好，這是投稿人的大忌。但投稿人充其量只有容忍，正如一個人，儘管活在一個很不合理的世界裡，仍然還得儘量設法活下去一樣。

華萊士在爲什麼寫非創作性的稿件時期，有一次去訪問現代名偵探小說家雷門·陳德勒（Raymond Chandler，已故）。他的訪問稿中有一段內容大意如下：

『陳德勒的拿手話題是偵探小說與偵探小說作家。在下評語之際，他對自己和對同行絕不留情面。我問他對范泰恩（凡士探案作者）看法如何？他回答：「討人厭！是柯南道爾（福爾摩斯探案作者）的二流模倣者！」陶樂黛·賽爾絲（女名偵探作家）怎樣？「她的小說水皮得緊！」阿嘉達·克麗絲蒂（當今最紅的英國偵探小說作家）又如何？「除了羅爵阿克萊謀殺案一書寫得好外，她的小說都是造作騙人。」岳·瑪絲行嗎？「她的書我看了一些時候之後，便看膩了。」弗里曼威爾斯克羅斯特怎樣？「沉悶極了。」……柯南道爾不錯吧？「我不像人人那樣羨慕他。」史丹利·嘉納（梅遜探案作者）又怎樣？「我喜歡他以另一筆名A·A·費爾寫的成偵探小說集，但認爲他的梅遜探案集糟透。」……你對雷門·陳德勒總該滿意吧？「他的最大壞處是得好得罪人，他的小說佈局差勁結構不行，他認爲批評別人



比自己創作要容易多！」

艾文·華萊士的這篇訪問記雖然刊登，但却少了這段文字。原來在發表前，紐約一位專欄作家先得了風聲，在他的專欄裡提到這一回事，害得雷門·陳德勒第二天一早，便打電話給華萊士，要求把上述文字刪去。陳德勒承認有說過上面的話，也有意讓華萊士發表，但有些友人勸他並且說服了他。一百巴仙的坦白，有時不一定是美德。這篇訪問記刊出時，上述那段文字就這樣地給清算了。

這一則軼事，只是「星期日紳士」式的寫作人的許多「幕後」辛酸之一而已。可見「星期日紳士」，在七天中有一天雖可以自主，但仍無法完全（一百巴仙）自由。他即使無需坐「債獄」，但人生除債獄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無形之獄，譬如你的衣食、你妻兒的衣食等等。但究其實，作家也是尋常血肉之軀，並不比其他人更加偉大。作家大可不必以神靈自視或自居。

（全文完）

Henry Allen 作

張乃管 譯

## A. Alvarez 談自殺

### 作者介紹

Alfred Alvarez

一九二九年出生於倫敦，在牛津大學獲英文學榮譽學位，嗣在牛津和美國研究和寫作其處女作「The Shaping Spirit」（一九五八年出版，係現代詩歌的評論）；自一九五六年以來即在倫敦定居，以寫作自由投稿為生，也經常受聘往美國大學擔任客卿講座，他於一九五八年在普林斯頓主持關於文學批評的研討會產生了一部「The School of Donne」（一九六一年）。他曾任The Observer的詩歌編輯，The New Statesman的戲劇編輯和劇評者；他於一九六一年獲芝加哥Poetry雜誌頒Vachey Lindsay 詩歌獎；一九六二年他為企鵝出版社編輯一冊很受歡迎的英美當代詩歌諸家選集「The New Poetry」（其初版美國部份只收Lowell和Berrymann二人，增訂版多收Sexton和Plath二女詩人），此外編著有「Under Pressure: The Writer in Society: Eastern Europe and the U. S. A.」，評論文集「Beyond All the Fiddle」（一九六八年）。

「The Savage God: A study of Suicide」於今年初出版前，部份篇章曾於去年在Partisan Review和Atlantic發表過。



如果你像A. Alvarez一樣，發現自己被窒息在「一個閉塞而稠集的世界裏」，或是發現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像收集青色購物優待券似的收集了許多安眠藥片；然後有一天你決意離開你的絕望之嚴冬黃昏，向溫暖的南方徙置，而一如Alvarez於一九六〇年所做的那樣，吞下你所有的藥片——那麼，你最好不要找他，向他尋求一些開釋的哲理。

他將會告訴你，他實在不知道何以你不該那樣做，正如他不曉得何以你應該繼續生活下去——像他那樣的，在經歷了三日夜的無知覺昏睡，最終像一粒氣泡似的從污穢的河裏浮上水面，而但願他經已成功了事。

現在，四十二歲的他這麼說：「生着活着一種習慣。它使我很過癮。」

他的生活自有其生命之道理，充滿着一個帶有酒後病痛的自認是存在主義者的活力，他的解脫却是出奇的乾淨，帶着一個「持無神論的猶太人」（他這樣形容自己）的涵容處世態度。他是個詩人、批評家；至於這本書「野蠻的神：自殺之研究」，他明瞭他一旦接受了他必須生着活着的事實，他就必須把它寫出來。這本書於今年初在英美問世時非常受批評界的注意。

此書是以一段關於Alvarez所認識和欽佩的美國女詩人Sylvia Plath開煤氣爐自殺的記述開頭。

書的結尾則記述他本人的企圖自殺的經驗，這個悲苦心懷的進退維谷的情況，使他覺悟到「原來我一路來一直在使用着錯誤的語言；我把這整樁事翻譯為美國語言。我不是想到自己是不快樂，而只認為自己有難題。」

「這自然是一種樂觀的說法，因為有難題就意味着有解決方案，而在實際上，不快樂只是一種你必須與之共存的生活情況，如氣候然。我一旦承認了在生活中一如在死亡根本沒有答案這一點，我很驚奇的發現到我對於自己是否快樂完全不關心，而這即是快樂的開端。」夾在這本書首尾兩段敘述的中間，是一系列關於自殺的理論和觀點，以及研究自殺文學和從Dante到Dadaists的美學觀的隨筆的結集。這是一本一般人通常稱為「日知錄體」的書，臚列諸多事項而不尋求答案也不自認涵深意的雜著。

這本書的寫作，不只是作為作者的自我傾瀉，同時也是意圖將自殺從西方文明自Socra-

tes 飲鳩或是Coto 自刃開始所加諸於它的各種教條、禁忌和羅曼史中解放出來，還其本來面目。

他目前和他的次妻以及他們的三個孩子住在倫敦一間公寓裡，他就是在那裏寫作此書的。他於此書的寫作，當作是一種自我傾瀉和社會意識練習，同時也從而企圖超越他素來的「文人」的身份：在美國的大學裡任客卿教席，發表一些詩篇，在BBC電視座談節目中大嚼其煙斗——而成為一個作家，一個藝術家。

他說：「我決定把全部精力放在最本質的課題。」

「我的困難是，除非我自己設身處地的體驗那種情懷，否則就不能深入題旨。」雖然他的書成功而他的自殺失敗，這種抑鬱的情懷仍舊緊跟着他。

「我很容易就會感到煩躁。我們年輕時，我們叫它做無聊。隨着年歲的增長，我們叫它做憂鬱。為了抵抗憂鬱，我就做爬山運動，這是我至今仍做的唯一的拼命運動。」

「我從前經常駕着一輛惹掛牌跑東跑西，玩高賭注的紙牌，但這些都是從前的事。現在我是個有家室的人了。我仍喝酒，但不比從前的兇；現在我認為吸毒是件可悲的事。我曾經試過西班牙蒼蠅，但它對我全無作用。我會想要試試JSD，但是我的妻子（她是一位兒童心理分析家）說我太過神經質。」

Alvarez 出生在一個中產家庭，他的商人父親送他到牛津大學受教育，畢業時獲得英文學一等榮譽學位。

雖然Alvarez說Sylvia Plath視死亡為一種「拼命運動」，像一隻待騎至死的馬，或一處難於滑雪的巉巖，但他否認爬山之所以使他興奮是因為這種運動把生與死的距離拉緊到聞不容髮。

「當你在週末去爬山時，你倒不怎樣憂慮自己會摔死，而較憂慮自己是否會出醜。」他這樣解釋。

但是，去年夏天，在意大利烏羅密山中，他同一個朋友被風雪困在一個斷崖上。他們在那邊捱了一夜的酷寒，相信自己是死定了，然而又不甘願逆來順受。

「經過那一夜之後，我懷疑我是否還會再想要自殺。」



這倒不是由於生活中充滿甚麼內在的樂事，除了一段會心的交談，或一杯德國麥酒，或他的將出的新著；這本新書所探討的是 Samuel Beckett 著作中的慘黯的世界——Alvarez 所謂「超過自殺之外的抑鬱的世界。」

但是死亡於他已完全失去其誘惑。「你死了就死了。」

在此書中，他記述了人類自殺行為的形形色色的原因，從奧古斯丁大帝以前的基督教徒排隊殉教以求永生，而至中美洲西班牙殖民者的奴隸相率自殺，而至 Cato 和蘇格拉底，而至崇拜薄命青春的浪漫主義者，而至弗洛伊德所形容的自我與大自我之間的悲壯衝突，而至自殺之歷史、心理學、神學和文學——他形容了所有的動機，最後下結論說，我們不應該對自殺一事作任何結論。

他說：「我對於任何極端觀點一向都很反感。如果你把自殺歸納為一類，你就會造成一種崇拜風尚。如果你能提出反對它的道理，你當然會有贊成它的道理。」

對於意圖使自殺從禁忌和羅曼史中擺脫出來，却把它當作統計事實而包圍在科學抽象的清教主義中的那班社會科學家，他也同樣激烈的反對。

「我嘗試把自殺反映為一件個人的事，而不是統計數字後面的某種東西。」

他說，他所尋求的是容忍，然而也不該帶有某些社會在學會容忍自殺之後所產生的那種情感。

「譬如說，我佩服羅馬人的容忍，但是那些高貴姿態的渲染未免過份。」

在此書的結尾，他寫道：「我不再想要自殺了。或許我不再感到樂觀。我現在設想死亡大可能比自殺還要鄙劣，而且肯定的遠較不方便。」

原載華盛頓郵報

林湘淇

## 她的拒絕

她長髮披肩。她佇立着五呎六吋的高度。她極瘦。而她輕踏滋長着的十七。

她左手握了一束花，及腰的長袖雜色短上衣配着米白裙子。她在炎陽下脚步輕盈地曳動着修長的腿。汗在她鼻尖泌現，她雙唇緊閉着煩躁。

葉敏芝死得意外。車禍；葉敏芝坐騎一個男孩的電單車後座，男孩輕傷而她跌破後腦。事情發生在中學會考完畢的第三天。葉敏芝的一家都是天主教徒，他們都誠心善良。

喪禮在聖堂進行。參加的同學都一身素色，她不大能決定該如何處置手中的花，雖然一踏進門口那一台的花籃是必然的搶眼，猶疑中已有人從她手中接過那一束花，她感激地說一聲謝謝。

妳剛好及時，正要上蓋了。

那口棺木黑而靜默地擺放着。她穩步向前，終於停在黑棺前。

這是所謂死亡了。那是一張粧扮過的臉，雙眼輕閉，死亡竟如是安詳地停歇在這張年輕娟好的臉龐上。她右手拉着掛肩袋的長帶子，空着的左手神經質地搖動——一下子。一種不可思議的衝動在敲擊着她的知覺；她竟想觸摸那張安詳的面孔。猛然驚覺抬眼；一些眼光正向她迫視着使人窒息的冷慄。



那並不是一個安寧的日子，屋內集着人。爺婆最早到來，外婆和阿姨都出現了，就是不見爸爸媽媽，她生性畏羞，這許多人的場面總使她偏促不安，何況爸媽都缺場。她孤另一人躲在房內看她和爸爸的金魚。剛才好像聽到外婆提起爸爸，外婆的眼爲何淚紅着？其實人們都不對勁，爸爸到底上那兒去了，好些天沒見爸爸了。金魚有兩尾，爸爸常指示她那一隻是小平那一隻，昨晚其中一隻肚子翻白，她不能分辨是小平抑是芳芳，更不能肯定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只想爸爸快出現快告訴她無事了無事？不知甚麼時候好多人都離去媽才出現。外婆和阿姨都在房內陪着媽媽哭成一堆。她瘦小的身軀出現在門邊被嚇呆了站着，好久都不能引起注意。終於媽媽突然抬頭。

小淇！在喚聲中她奔向媽媽的懷內，小小的頭顱盡往媽媽懷中埋。她不明白，從沒見過媽媽淚流滿面的模樣。她大聲地哭了，像要把當天所集受的悶氣都在媽媽懷裏發洩。

乖，小淇，媽愛小淇，媽媽的手不停地拍着她的背，可是媽媽還是哽咽個不停。

懼怕死亡嗎？

她茫然，不能記起問題在何種情況下被提起的。

那是沒甚麼可懼的。

我以爲死是一種解脫？有時候是的。

她攤開書本，那是一本代數。教書的遲到總是給學生提供談天的機會，全班四十四個學生，若有興趣去統計不同的話題，將會得到料想的答案。

其實死亡是美的，當你有意時死亡也是困難的，只要死亡不來得痛苦我隨時歡迎，生命其實並不那麼值得留念。

她沒有尋索那聲音的主人的意念，她總愛在人羣中禪坐，她彷彿世外。

停止說話。一個年輕的男教員在混吵中出現。

繼續。有人這麼開玩笑。

再說一遍，聲音木然而無激動。

沒有回音，課室一片驟靜。

她把兩枝瘦長的蝴蝶蘭插在墓碑前。天氣燥熱，墓地離最近的車站有一里遠。她一身靚靚的T恤，靚靚的長褲。頭髮在中央分別了界又都全束在腦後，臉龐在年輕稚氣中透着一種詭異的成熟。

放眼望去，衆墓座座無際。她從沒喜歡過這墳地，一種擁擠的感覺總使她感到咽喉阻塞。她默然佇立，在悄然衆墓、在無風响的灼熱中，她於是在雙掌合什中癡迷忘我。

妳爸爸死了。阿姨說。

她，阿姨和外婆都坐在一輛車內，車行得好慢，她總能望見披着麻的媽媽孤伶伶地跟在一輛運載着一個笨重顏色膩人的巨箱子。她不明白爲甚麼媽媽不也坐上車呢！她多希望靠緊媽媽的身子，可是媽媽的臉總被麻布遮擋着。

她瘦小的身子被阿姨帶到媽身旁跪下。她始終沒看到媽媽的臉。爲甚麼我們要跪在這荒地上？她內心泣喊着。

哭呀！小淇，妳爸爸死了。

阿姨不知在何時已哭泣着。她抓緊媽媽的手，驚嚇得哭了。她才四歲，她還在等待着爸爸問爲甚麼金魚翻了肚子。那是小平抑是芳芳只有爸爸能告訴她……

坐在這裏呆些甚麼？放學回家功課就不必做囉！是婆在說話。

她抬頭，茫然。

婆，爸爸回來又走了。

哎呀，妳這小孩子，想爸爸想瘋了。快進來沖涼溫習功課。都念三年級了。還想爸爸，爸爸死啦。婆爲甚麼不相信爸爸回來過呢！她想。爸爸的身影踏上的石階，爸爸說再也不離開小淇。她坐在石階上，一條灰遠的路就此伸展。

課室內，黑板上寫着一個作文題目：我的夢。



她揮着筆在一張賀節卡上寫着：給親愛的爸爸……。她已中學四年級，理科班級內可尋她瘦長身影。而路邊一個郵筒內躺着一封有名無址的賀卡。

她走在炎陽裏。車輛行人無休止地穿梭着，一些同學的臉偶而出現在某一個車窗，有人向她揮手，而她獨自一人走在炎陽裏。在一個鬧市，走過一間又一間的百貨店，在一條街上她感覺到年代久遠的破落；驚憶街的盡頭是一家壽板店。某種賦感又充塞着她的心胸，驅使她盡快遠離那街，一個僵僵乾癟的老漢向她投了一眼無奈的遲暮。

當我死後

別爲我而泣

死亡在我只不過是一種解脫

別說死亡不是一件極個人的事件

我的死該是很個人

阿！人們

當我死後

就只此一次讓我屬於自己

因我並不會活得自己

當我死後

別爲我立碑念懷

那會禁錮我魂

朋友

請把我葬在記憶所不能盼企的遙遠

溫瑞安

## 向風望海

海浪追着海浪。海潮追着海潮。黑夜追着遠山，海風追着散髮。散髮飄揚，髮是髮，椰影是椰影。火光火光，火光追着人影。我望着，手中的弦琴，一弦接一弦地彈動起來。我望着。浪是浪，潮是潮，如今它們都聚在一塊兒了，我想。蝦兵蟹將，龍魚齊舞，今夜你們都不必睡了。有人往我肩上用力一拍，驀抬頭，老李的臉笑似一座海。「不要在這兒寫詩。痛快的時候就痛痛快快，今夜，非通宵不眠不可！」

我大笑，笑聲如一出鞘的劍鋒。「正合我意！」振手扔開弦琴，只見他們都繞着火光跳了起來，輕歌曼舞，向陽跳得像白蝶，白蝶白蝶翩翩翔翔分在我眼前。向陽伸手，頓令我有正在衆目睽睽下接受高貴秀雅的公主的邀舞一樣。「我們聚的時候少，這些螢火，這些舞，你想不跳都不行了。」

清唱着很美的一種情調，很濃郁的歌聲，自黑夜的風散揚開來。這是一首很好的歌，只是有些傷感：

一座山究竟要活上幾年  
才能够冲到海洋？



那些人究竟要活上幾年  
才能够得到釋放？

一個人究竟要幾次別頭  
假裝他沒見那景象？

（答案啊，朋友，在風中飛揚  
答案啊在風中飛揚）

火熾烈地燒着，美麗的焚。一塊木柴，成炭，成燼，畢畢拍拍地崩倒了，而另一根木塊仍拼命地自焚，焚着他的下半生。向陽有汗，白白嫩嫩的小額淌落。望向天，天際有星，星群舞動，那一顆是你？那一顆是我？老周這小子在大唱流行曲，不過在這時候倒是配合得很。小吳的風琴很宏偉地拉奏起來，在風中有一些沙嘎，風接過了傳給這風接過了傳給那風，很快地傳達到達遠的漁火二三處，告訴他們，此處海灘，並不孤獨，正是個，不眠夜。

大風吹，吹甚麼，吹沒有穿鞋子的。大風吹，吹甚麼，吹在奏着口琴的。嘩啦啦地跑呀跑，小胖子摔了一大交。女孩的長髮飄呀揚呀，椰子樹搖呀擺呀擺着頭。答案在茫茫的風中。大風吹，吹甚麼，吹你的頭。吹臘燭比賽。深夜泅泳。軟軟的沙，細細的沙灘。難得的是赤誠的心，分別了好久的心呵，這便是相聚，相聚相聚，老歐便提議說：「往日談詩談文學，今朝玩他個痛快；老周，三年前我躲到草叢去小解，你儘是大嚷大叫的仇，我還沒有忘掉：……」我是天空的一片雲，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想到一根燭，熾熱地焚着，一顆白淚滾了燭台來，冷了，婉婉的草帽被風的黑手抓到那邊又那邊去了。追呀跑呀爲了一頂草帽，一頂風中的草帽，一件白色的物體。答案茫茫的在風中。……

是的，不能忘掉。我們的相聚僅在今朝。就是這些人，曾是在放學後相約草場格鬥的年齡，會跑到樓上去強說愁過，會喝過別離那杯酒；那杯別離的酒，向陽，那杯酒旋啊旋着翠翠的綠，迴旋地擴着珍重再見。我們的別離，奇怪，沒有甚麼所謂傷感的。我們都知道，我們總不能跟影子結婚的。妳愛文學，愛藝術，愛生命，我很喜歡妳，但愛又是另一回事，所以我們就這樣分手了。只是於臨分手前的一刻，向陽，妳父親以一部車子接妳歸去的時候，忽然我望見妳雪白的頸項，紅撲撲的臉，那一雙美而若有

所思的眼神，我忽然如冷水澆背，驀然一醒，此後三載，流水流去多少濯足了，但那一幕仍似刀刻般地印在我腦中。

我的朋友們還是那麼愛歡樂，我們曾經一併攀爬過沒有人爬的山，一起滾下山坡過，只是啊只是，鴻遠在遙遠中，鵬雁沉，生活的鞭鞭日漸沉重，風霜的刀子殘酷地刻紋在他們的臉上。歡聚不易，今夕何夕？不，蒼老的不是鬢髮，而是老去的心靈。啊不，蒼涼的是揚巾的明朝，今朝，古典而美，海汐洗着沙灘，海潮海潮是當年的海潮，重回到荒蕪了三載的沙灘上。足印錯落，友誼美好，美麗的沙灘。

歌聲美妙，只是很有些意興闌珊了。一天的星都爭先恐後地亮着，那是比這裡壯大千萬倍的盛會，我們應慚愧。

到海邊去，朋友們，上那座沙丘，去看看老母龜生蛋。

對對對，我由小到大都沒有看過龜生蛋的。

我贊成！現在就去！

贊成！

嗨嗨，那麼，誰看守這兒呢？

一時都靜下來，我急不及待地道：我。看了看他們一個個想抗議的面容，我急急地說：總得讓我做做事呀。

也好的，只是——小胖子亮晶晶地眨着眼睛。

向陽也得留下來！贊成嗎？小秋很得意地笑着。

贊成！聲如雷動，星星嚇得一時都縮了回去。

一剎那他們各自背起了弦琴，搬了唱片，嘻嘻哈哈地跑上沙丘，漸漸湮遠在遠方。他們的行動，我想，很是年青，三年前的那種年青。

海拍浪。浪拍沙。沙拍岸。望鄉？望月？我忽然望見向陽：鬱鬱的向陽！

海嘆息。靜寂的沙灘。海呵呵地折騰着，出現於遙遠的水平線外的，又忽然隱滅的，是海島，是幽靈般的海島。靜寂的沙灘。海朗誦着亘久不變的歌，浪沖過來，又退了回去。潮汐拍岸，滾動着陣前的



鼓响，政佔得如此之快，又退卻得如此淒涼。靜寂的沙灘。黑的是夜，白的是沙灘。光禿的老樹，梧桐的月光。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向陽，我們應該怎樣去呼吸，這一整個沙灘的風？

「那時……」向陽的髮散揚在空中。

火光漸暗，我們沒有添上任何柴木。很暖很暖，呵暖我們的是風，風滅了火，幾縷煙迅速在夜風中轉了轉，不見了。灰燼中仍有幾絲金紅的火頭，對星星閃了閃。沙灘仍白向黑夜。世界便被夜風充滿，對空間作出最密不透風的包圍。

向陽的髮，亂在風中。

少年，你若流涕，為何？爲誰？你不屬於古老的祖國，你是無根的萍。當你低眉走過一街的獸，當你知道那純正的文藝園地已改爲娛樂版，當你知道一城的臉都盤口向你，三國誌只流傳在早市茶攤的牙籤上，少年，在你還沒有完全崩潰之前，唯一能想起的，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朋友啊朋友。是那純情的一幕，如今夕，向陽白皙的膚色，比女性更女性的溫柔明眸。是誰說過妳野的，是誰忽略妳靜態的美的？向陽向陽。

「我也是……」好像，咳，好像，我把一切都說了，只好像甚麼都沒有說過，說過的都被風帶走了，未說的，妳也知曉了。海不寂寞，寂寞的是燈塔。

妳文文靜靜地看着我：你看我變了是不是？那個你認爲只會『嬌嬌地笑在春野裏的女孩』呢？深夜裡我們心自問，鏡子已不能爲我證明些甚麼。我倒是羨慕昔日的那些照片……

我深深地望向妳：我是不該放棄妳的，向陽。

我底衣袂飄飄，妳的長髮飛揚。火熄了。風狂舞。已沒有星星了，愛情亮了起來。

妳輕輕地笑着，輕輕輕，吃吃地笑着：他們留下你和我，你知道他們爲甚麼那麼信任你嗎？他們呀，還忘不了你翹着大姆指點住自己的鼻尖哼着道：我是甚麼人！

那是很遠；我有些茫然：很遠的事了。

今夜是難忘的。

明朝呢？

那是明朝。

浪拍沙，沙拍岸。海是寂寞的嗎？

遠處孃孃傳來一些歌聲：

一個人要走多少路

才能被稱作人？

白鷗要飛渡多少洋

才能睡在沙上？

炮彈要飛過多少次

才能永遠靜息？

（答案啊，朋友，在風中飛揚

答案啊在風中飛揚）

歌聲沉鬱，迴旋在四面八方的風中。

燃着這些柴木吧，無論怎樣，我們又回到世界中來了。向陽輕輕地說。

笑聲，和柔美的弦，漸漸近了。



# 夢之一

我坐着看書，旁邊有一個人把一碟花生米放在桌上，吃得畢哩巴啦的，還在高談闊論，談着的盡是一些可有可無的話。我繼續看我的書，沒有搭腔。下一節的教師還沒有到來。我正在看着一個相當重要的段落，覺得有劃線的必要，便頭也沒抬起的把手伸向鉛筆盒去。

——你在偷吃東西！

甚麼？我給這突如其來的大聲一喝嚇了一跳，便立刻抬起頭來看看來人是誰。啊，原來是這一節的教師。

——沒有啊，我哪裡有偷吃東西？

——你還想賴，我明明看見你在偷吃花生米！

——你亂講，我的同桌可以作証！

——她有沒有偷吃？

——我，我沒有看見。她小小聲地回答，露着僵硬的笑容。她爲甚麼要笑？

——好，我看見你就够了，你賴不了！說着，他就伸手過來要拉我的手。

——你瞎了眼嗎？憤怒來得太快，令我的喉嚨作痛。

——你說甚麼？

——你是瞎了眼！

——好哇，說我瞎了眼，今天老子就給點厲害你看看！說着，就一把掌掃過來，我躲避不及，被打

得眼前盡是金星，但也不甘示弱，一拳朝他的小腹搥去。他慘叫一聲，退後了幾步，然後便跑出課室外。

這時，我已經滿臉淚水了。我看見整個教室已經淹沒在洪水裡，所有的人都已溺死，每個人都已喝下整六斤的鹽及六大加侖的水。我已經死了，只有眼睛還無知的湧出眼淚。旁邊的人正在議論紛紛，有的說這是本年度最精彩的戰爭，有的作路見不平正欲拔刀相助之狀，有的猜測欲知後事如何請待下回分解，更有有的作嗚嗚聲向我取笑。我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之下，狠狠的醒了一把鼻涕，向一個口作「開口早」狀的人擲去。只聽得咕嚕一聲，他就把鼻涕吞下，從此講話便永遠都帶着咕嚕咕嚕聲了。這一擲實在很有效，再也沒有人敢開口講話，只見每個人在那邊指手劃腳，都把嘴吧閉得緊緊。我哭得疲倦之極，便伏在桌上睡着了。我夢見自己是一隻剛出蛹的蝴蝶……。

——來了來了。衆人大喊。我從蝴蝶夢中驚醒，只見教師正帶着兩個警察走進來。

——嘩，還有警察，實在够絕！

——噓，好戲還在後頭呢。

——安靜安靜。

——噲，就是這個瓜，她偷吃花生米，又動手打人！

——他是瞎的！

——他哪裡有瞎？你亂打老師，目無尊長，我們懷疑你有點三須古，所以要帶你回馬打寮檢查。

——甚麼話，說我三須古，你們這些王八蛋才是三須古！

兩個警察對視一下，點了點頭，便一人一邊抓住我的手腕。我氣得差點昏倒，稍爲定一定神後，便開始罵出一些世界上最臭的臭話。其中有一個警察從他的褲袋裡抽出一條髒手巾，將它撕成兩塊，塞住兩隻耳朵。另外一個也如此這般照做。其他的人紛紛效尤，一時之間只聽得「撕裂」「撕裂」之聲不絕於耳，每個人都把耳朵塞住，耳塞症遂成了最流行的都市流行病。失去了聽衆，我覺得不是味道，便停口不罵。

兩個警察左右兩邊的把我押上了警車。警車乃作癩蛤蟆狀，開車的是一隻肥油四溢的猴子。在警車開行的一刹那，我掙脫被緊緊抓住的右手，向着站在校門外的教師劃了一個卍字。他見了立刻倒下，昏死過去。他的子孫只當他已真的死去，便將他草草入殮，葬在亂葬崗裡。入夜後，住在亂葬崗附近的農



人投訴說每晚都聽見好像有人以尖長的指甲抓木板的聲音。

經過七天七夜的翻山越嶺後，跑動的癩蛤蟆才在一所馬打寮前停下。七天七夜的不吃不喝，我已餓得變成鍾馗，兩個警察又左右兩邊的把我押下警車。他們看起來精神飽滿，力大無窮。每天膳食的時間一到，他們兩人便伸手向肥肉亂顛的猴子身上揩來揩去，然後便餓鬼似的用舌尖把手掌上的那些油膩舔個清光，那種滿足之情，好像天下的美味也不過是如此似的。我因為受不了猴子司機的那一身猴騷味，更不願担上搾取民脂民膏的罪名，便只有眼睛金金的挨餓了。幾天幾夜下來，也不見猴子把車停下來添油，我覺得此事有點奧妙，便長頸鹿似的留意了一個時候。我的媽媽呀！原來有一條引自汽油箱的膠管竟是接到猴子的尿道裡去。吾不欲觀之矣！天下竟有這等剝削的事？但我却不能不管，可憐的猴子竟連小便的自由也沒有了，這還成甚麼世界？我欲解放受壓迫的人民的志願也就是在這時開始茁長。

——走快點走快點，沒有吃飯是嗎？

——我當然沒有吃飯，你沒有長眼睛？哼，哪裡像你們，天天揩油！

——跟這種三須古的人講多一句都晒氣。你不再走，我們就像拖木屐般拖你進去！另外一個更兇。走就走，我已立定主意，絕不同惡勢力低頭。他們又拖又拉的把我帶到一間四壁繫紅漆的房間裡去。

我看到了血，血，血，血。

飛機飛過，飛機把一隻正在作初次飛行的幼鳥撞得粉身碎骨。已步入了中年，我仍繼續作拒絕上帝和死亡的奮鬥。七十年後的某一日，去到法庭聆聽我的案件的開審。法庭內人來人往，熱鬧得像星期市場。我不知道我的案件是在哪一個庭受審，便隨便拉住一個人詢問。

——喂，朋友，你知道「花生米」案是在哪一個庭開審？

——哦，「花生米」案嗎，就在那邊，你從左邊那個門進去。

我謝了他，便走去推開門向裡面一望。我看見幾個穿橙紅色袈裟的僧侶正坐在「高台明鏡」下聊天，然後只聽得一聲「退堂」，他們便魚貫走出來。我覺得詫異萬分，但也感到驚恐不可名狀，為何我這個犯人還未供証便已下判退堂？在戰戰兢兢之餘，我瞥見旁邊正有人把一張告示貼在牆上：

「花生米」案因各目擊証人皆已逝世，法官判為懸案。

而法律和秩序却已向我的生命開了一次大玩笑。

牧 鈴 奴

# 飛機墳場

——致 Leonard

我嘔了一次，可是這與目前流行的霍亂症無關。昨晚一隻大蚊子飛入室內。圓領恤太緊，不停抓扯頸間的膠圈，我跑到對面家去向她求救，她建議我帶上一枚鑽戒。

鑽戒只有更使我感到四肢笨重，不久，土堆上出現她帶領的五位女人，她開始向我發問題：第一個留在生死不明中，第二個就在家裡，第三個呢？第三個？

第三個就在我的面前。我彎起手肘形成一個有力的尖角，乘她不備向她的腹部撞去。我的手肘撞到一團棉花，眼前冒起仇恨。她終於向女伴証明我已殘廢。

這事件後我的正業是看守娛樂場中的一個飛機墳場，副業是捕土龍。

調好紅煙水，倒進土龍洞裡，打個活結的圈套掛在洞口等，土龍一從洞裡飛出，便上圈套。

飛機墳場佔地四十英畝，場中以一個磚砌的十字隔開四個各佔十英畝的草地，場的四週用厚玻璃圍起，玻璃上貼滿飛機的海報，場上空吊着幾隻新式的飛機模型，旁設有色的強光燈，一照射，好像奇妙的天光中正有閃耀的鐵鳥，入口處是一條花氈，氈的圖案全是文字組成。

我站在花氈邊，我身邊擺着一個竹簍，簍中另有一個塑膠袋，袋裡是一尾待沽的土龍。



我的名字，或者說遊客都管我叫火神。

報紙評論家對我的名字有數種解釋，用意是藉此讓民衆了解飛機墳場的含義。綜合數種解釋，最爲民衆所接受是(一)：當你住茅屋時我是你的煞星，當你住公寓我是你的守護神。

我是火神。

我替遊客讀出花氈上的文字：

取名「化學劑」的蜂鳥飛機飛得起來嗎？許多政府至今還沒有作出決定，只有一個國家正式決定不讓蜂鳥越過她的領空。發明蜂鳥的那位先生甚至說：如果他有領空的話，他也不一定要讓蜂鳥在他的頭頂上發巨響擾他的靈魂。航空公司一樣猶豫不決，不敢冒冒然訂購蜂鳥，因為他們還不知道蜂鳥的實際性能，更重要的是，蜂鳥是否能夠賺錢？經濟的問題始終是令人搔首的，若蜂鳥在上空只能作丟錢的飛行，世界各國的納稅人肩上的麻布袋無疑的將會加重，爲了要讓一個人或一隻海豹能夠更快的從南極飛到北極而多費納稅人的錢鈔是不智的。而且，沒有人知道蜂鳥是否能滿載搭客越過各種不同面貌的氣候和雲朵，是否需要一筆飛行補助金。飛機墳場主辦當局鑒於蜂鳥只有獲准在有人烟地區的上空飛行才能以建議中的常年薪俸負擔計劃賺取利潤，於是積極主張埋葬所有其他的飛機如「三粒星」式、「尾旗」式等等，以便維護人類的發明，讓蜂鳥在蒼穹獨立，乒乓球兵決定地上人類的前途。這不外是一場遊戲，一言難盡，遊戲的方法和規則請向本場的負責人詢問，他就站在這張花氈的旁邊，或者前面。

「賣土龍呀！」我站立，雙眼茫茫的叫道。「賣土龍呀！」

「請問這裡就是飛機墳場嗎？」

「賣土龍呀！」我雙眼茫茫的叫着。

「喂！這裡是不是飛機墳場？」

「啊？」我看到一個女人站在門前。

「飛機墳場！」

「是的。你不要土龍？土龍是一種補品。」

「什麼土龍土龍的？」

「吃了土龍，身體健康，益壽延年。」

「我對補品沒有興趣。健康也好，不健康也好，我們大家都朝一個大肚脯的人走去，走近他身邊時

，他的大肚脯一彈，我們便向另一個世界飛去！」女人按一下她的小腹，續說：「我來埋葬我的飛機。」

「你的飛機？」

「是的，『貞操號』。」

「爲什麼？」

「因爲它噴出烏煙，發出不必要噪聲，不符合目前各國政府的要求。」女人出示她手中的飛機模型：「我想購買一架蜂鳥，因爲蜂鳥據說沒有烏煙。」

「那你也是反煙行列中的一份子了。」

「是的。」

「我昨天嘔了一次，可是，這與目前流行的霍亂症無關。你以爲要醫我的嘔吐就像醫霍亂症那樣簡單？」

「什麼？」

「煙的主題和系論：反煙行動是隨從者從他的主人的皮夾子中借取過來的一種藉口，用以遮掩主人也即是造煙者所幹下的錯誤。這是一種跟一個敵人抗爭的行動。煙真會是一個敵人嗎？真正的敵人是整個飛機廠秩序的瓦解。有人說，我們將給你飛機，而不會給你帶來烏煙。他將飛機和煙分成影片中的好人和壞人，壞人一定要放去集中營，然後就死。他想在這種生產方式下保有好的飛機丟棄壞的烏煙，可是，這個整體的各個水平是互爲依傍不能分離的，煙和噪聲所以是必然的結果。將一條大豬放進機器中，一按鈕，一條又一條的香腸自動跑出來。相反的，我們只將一條香腸放進機器中，一按鈕，一條大豬跑出來。」我續說：

「這就是飛機墳場的原義構想，不外是一則笑話，不過，每一隻飛機模型都是一種活的批評。一隻模型當然是掛在壁上，那面牆壁是玻璃做的因此模型看來像是在高空，那麼，那隻飛機真的不冒煙了，也沒有噪聲了，這不是遊戲嗎？然後，我們再設計幾張海報，清楚說明煙和噪聲等於垃圾。因此，夫人？……」

「小姐！」

「對不起，小姐，我勸你還是買我的土龍。」



「土龍是一種動物？」

「對的，小姐，它是動物，是龍，是蛇，魚，也是一種飛機。肉幼嫩香甜，富有營養，騎在它背上，可在一百尺高空飛行。土龍的物質是它的本身，它沒有房子和衣服，只有身體和身體的各個部份：鬚子，頭髮，性，指甲和氣味。因為它沒有煙所以並沒有低觸反煙這種事。」

「可是，各國政府也根據鬚子，頭髮，性，指甲和氣味來擴大反煙行動，這行動不僅僅局限在空氣，水，街道，人爲的環境中。」

「這種歸類完全是從一條河的下游開始，而忽略了河的上游。土龍是飛機，一條可以在高空飛行的蛇，它即使有煙，也屬於生命的自然。當你不能指出一架冒煙的摩托西卡與一條冒煙的土龍的分別時，你反煙，你就是盲目，盲目跟別人聯合壓制一種生命要表現自己的本能的思想。你吃它的肉，感到美，你騎在它的背上，作逍遙遊，你最後說土龍的排泄弄污了你的工廠與寫字樓。一切事物進入你的電腦，就分成好的壞的兩種，壞的等於煙，煙和噪聲是垃圾，是陰莖，是強姦你的購物中心的老處女。其實，只要土龍永遠藏在泥中，它就可以存在，正如你可以有壞的念頭，只要你不上廣場或組屋。赤裸的土龍除了餐桌的碗盤，便只好藏頭藏尾起來，因為這兒的國際機場已是公認的國際櫥窗，擺設最好的飛機，最好是只有蜂鳥留下，三星式尾旗式等等都埋掉，包括你的『貞操號』。」我雙眼茫茫的望向遠方：「賣土龍呀！賣土龍呀！」

「你簡直是個瘋子！」

「可是，無煙並不意味是得救或得到治療。你注重的是前面，外面以及表面，你是正常的，只因你訴諸於人的視覺而已。我的土龍在竹簾內，它存在，而你可以在會議的議程上給它一個新的名字。可是，煙在實質上是瘋狂與貪窮。煙的外層有一種清潔的顏色，設計，工業美學，時裝，城市也一樣，第一層顏色底下有第二層的顏色，只看一種顏色，只能擴大兩種顏色之間的矛盾。反煙行動是全世界的皇族的大癮之一：無煙，無煙情結，受挫的人或一直找不到自家本體的人都樂於此道，這一來，從一個小地方到一粒最微小的東西都以有煙無煙的標準來衡量，並且就一丁點的煙作出極爲詳細的報告。有人喜歡煙，煙便是可愛的東西之一，他同時喜歡噪聲，足見他能够跟噪聲同在，可是，有人寫信到報館去控告他，說他是不負責任份子，又在他的愛國歌曲創造中加上一條附註：要求各國政府重重懲罰那些犯規的可鄙之徒，小姐，這是音樂的法西斯主義！」

「你簡直把我弄瘋了！」

「若不幸反煙癖的人是父親，經理，媽媽，老板，二小姐，或任何一種主任，他們就應該上治療病房，兒女，財副，姨太太，三小姐們，或任何一種下屬，才不會被令把一條領帶綁在頸上，然後在吃不下食物之時又被令把一些額外的食物硬填進領帶內那一圈微小的頸項之中。而反煙國呢？它與它的綿羊誤以爲水平線上出現了粉紅色的雲朵，國民總生產變成國家的本體，也變成一種禁忌，遠遠的，站遠一點，不然開槍了。兩隻手，一隻用清水洗海灘爲人衆服務，另一隻用廢水洗私家車爲自己服務，海報的標號則是一樣的：保留每一滴的精液。一隻手拋擲東方的垃圾，另一隻拋擲西方的垃圾，兩隻手中的兩張單子却是不同，一是旅行支票，另一張是法庭的傳票。兩隻手，有一隻是冒煙的，煙霧中出現一個吵鬧的消音器，凡聲音都可以是吵的，聲音若以十進制來衡量，它吵到那種數量才算是犯罪？因此，有一隻手永遠感到犯罪，拇指監視食指，食指監視中指，中指監視無名指，無名指監視小指，小指監視拇指，那隻手是沒有呼吸的！綠色和整潔不外是櫥窗，宴會一過，美麗的銀盤被收進櫥裡，等待下一次機會的到來。大汽車的小司機回頭跟後座的鬼魂說：陛下，我們該停車了，前路已經沒有花瓶！……」

「住口！」

「花瓶的確已經完了。陛下的車只好停了！」

「住口！」

「一輛載魚的車當然是很腥臭的，腥臭的車應該洗乾淨，用多少水來洗才不算浪費貓狗的生命？」

「

「你這混蛋再不閉嘴，我報警了！」

「你聽不懂。蜂鳥進入國際機場時膠輪扁扁的，記者像發現人咬狗那樣的大事那樣興高采烈地寫道：蜂鳥的輪胎崩折了！快報警呀！其實，那是特別的設備：有自動調節的汽門，當輪與地面作高速磨擦而在胎中產生高熱時，氣自動流出，蜂鳥真的崩折了。你聽懂了嗎？小姐，你不是要買蜂鳥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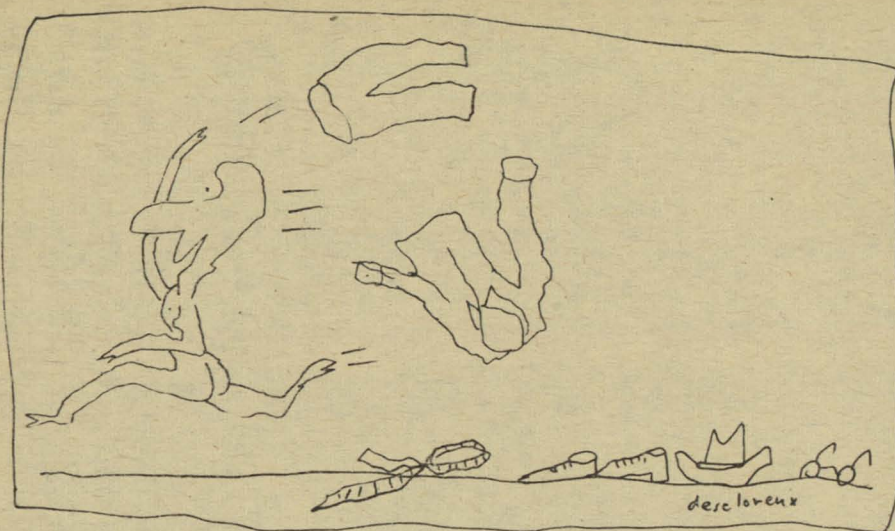
「滾開！」

她把飛機模型拋在地上，出力把我推開，氣沖沖地向飛機墳場的入口走去。

「喂！喂喂！」我跟上。

她不理睬。





她氣沖沖的把我手中的這張海報掃落到地上，奔進飛機墳場。  
「喂！你應該先看看這些海報！最少你應看看這一張！」

她又把我手中的海報掃落到地上。

我頹廢的退到門外，站在花氈邊，看她舉起金色的鋤頭，在墳場的第一個十英畝的方地中鋤將起來。草皮一小片一小片飛入空氣，軍樂開始播送，她的額頭香汗潄潄。墳場中那些大理石的飛機墓碑整齊立着，有的寫道：「這是世上第一對蝙蝠翅膀，永在愛與思念中」。有的寫道：「割破的腳怕地上的破玻璃，好在我有一架飛機」。有的寫道：「躺在這兒的『膠油號』有特製的輪胎，純粹是用小孩子腹部的脂肪鑄成」。有的寫道：「紀念第一次成功橫渡太平洋」。有的寫道：「這塊大理石永遠標誌着火藥的罪過」。等等。可是，在那個磚砌的十字上，却寫着幾個更大的字：「讓烏煙與噪聲安息。」

她鋤着，她的雙腿起皺，那是由於激烈的震顫使腿上的絲襪失去皮膚的效能。她終於把飛機模型葬下埋好，之後，她挺起高大的胸脯，伸出汗濕的雙手，想把吊在空中的「化學劑」蜂鳥機的一個模型拔下來。我高聲對她叫道：「不行！」她果然把蜂鳥拔下來揣在懷中。



「喂！小姐喂！你的飛機模型！」  
她停下，她衝回來，搶去她的「貞操號」，又轉身向飛機墳場走去。  
「小姐，你等等！」我衝到她的身邊：「你還沒聽清楚遊戲的規則！喂，請先看這張海報！」



一粒約五公斤重的花球打在她的頭上，差點把她擊昏。葬在草地中的飛機頓時從草蓋下鑽出飛起，一時電光閃閃，機聲隆隆，烏煙亂噴，墳場四周的厚玻璃發出咯咯咯咯的巨响，這個女人完全陷入機陣中。飛機飛過她的眼睛，飛過她的肋骨，飛過她的子宮，飛過她的腿縫，飛過她的掌心，每一次飛過，都帶着五光十色的轟炸聲。女人不停尖叫哭喊，最後暈倒在墳地上。

我掀開花氈，一粒嵌有鑽石裝飾的電鈕出現在我的眼前，我按一下鈕，一切恢復原狀，和平重歸人間。

我從袋裡取出一個紅泥小茶壺，準備煮幾面熱茶漱口，竹簍中塑膠袋內的那條土龍忽然鑽出頭來，對着我發出一個道家的非常謙虛的微笑。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三日筆

藍影

# 我已把握了永恆

一個戴眼鏡的人擦身而過，又想起你，想起你那眼鏡後面的眼睛，明慧又深情。

輪渡上，人來人去，匆匆忙忙，想你。想你忙於日理萬機，想你忙於交接應對，接迎送往。深灰的門，關住了一日甚於一日的疲乏，開放的却是關懷的門戶，溫暖，清涼，殷殷切切。想你。在這人人匆忙，無暇顧及他人死活的繁忙裡，想你。在這寂寞的人群中，深深又深深地想你。想起你有永遠忙不完的工作，却永遠有無盡的時間給「人」和「人」談天，聽人細訴。會見人。在你工作檔案之外，那是無條件的，是第一要務。想起你說：我就為人而有，為人而生存時的誠摯。

早上，迎接那只從大廈夾縫中漏出來的一線陽光，也迎接再多一天想你的日子。夢裡回來，還有你的專注，你的深情。那應該可以點燃今天希望的火焰。那應該可以有一天的燦爛與華美。那應該有一分勇氣活向與你再見的日子。

擠在巴士的蒸籠裡，自己的汗滴在別人的腳上，手臂擦着不知幾許人的黏汗。一個一個被壓縮的人，一條一條橫在臉前、頭上、肩上、前後左右、上下四方的手臂。一種一種木無表情的，壓扁了的臉孔，這是活活的人嗎？可不是用腳走路、用手擠、眼睛眨呀眨的動物嗎



？好想你，好想再聽你肯定有力的說：人比甚麼都珍貴。好問問你有沒有見過這種景像。人，你珍愛的人，一個個都變成了動物，人竟比那家汽車上的洋狗珍貴嗎？

在辦公室裡，喘息未定，揮汗如雨，赫然發現：你今天遲到十分鐘的告示。不知爲甚麼，提前一小時上班，打了一次汗流浹背的大仗，依然換來這種的結果。唯一的答案就是再提早出門，老板說：不知道你在忙些甚麼？老板說，不是原則問題。只是要從處處的挑剔中訓練你的能耐。你接受這些無理的「糾正」嗎？你知道忍耐與另請高就之間，是不容髮的狹隘嗎？你有辛酸，乖乖，請你留待更深夜靜時。如果在這種生涯中還有甚麼值得告訴你的，那就是忍淚的工夫了。不過，現在臉冷心麻，想起那幾小時在你肩上的抽泣，那「甜蜜的悲傷」，仍不免心動。不敢奢想聽到：「恨不能替你担負這份傷感，小小人兒，苦了你。人生總有許多無可避免的傷痛，記着，愛時，你我同愛。」

相信記取的，不是你的理論而是你表現的事實。理論早已知道，事實的反証也看過不少。信心是從你身上經歷過而重新拾回的。我不知道外人幸福如我？這如果說在遇見你之前，不免有點自憐，悵悵然。以爲都是血肉之軀，雖然受人三分四，還是有爹有娘，在爹娘眼中，也還是寶呀肉呀的心肝兒。想你的不是父母天然的寶愛，想你，念你，有感於你的，卻是你付予的無邊的尊重與無條件的愛，尤其是在這一個人的價值等於一根螺絲釘的時代。

「爲甚麼對我付出無價的關懷？」

「爲甚麼，只因爲你是你。」

有多優就有多優的痴呆漢。他必定知道永遠的付出而不計條件。他優得沒有數字觀念，數字是爲市儈的。

有多少的匠心流氣，只增添明鏡台的塵埃，如何明白明慧的語言。

市井深鑽無淵的心計，卻又如何傷折赤子之心。你不要叫我放開心懷，把一切交托給祂——我們的慈父。太多絕糧的經驗，也許只是放不開要時時爲糧謀的藉口，但心頭念念不忘的，還是你說：在外苦了這許多年，祂把你送到我身邊，如何再忍心讓你再受一絲一點的苦？「一年又十個月在你的避風塘裡，又豈止療傷？我是儲糧備戰呀！你知道嗎？雖然你要笑，我說一萬次都還是相同的「謝謝」，對你心裡只有這兩個字。」

真的，我真是塵俗市氣，瀟灑不起來，拿不起放不下，營營兢兢，卻又無可奈何的嘆嘆。尤其想你是那鬧市中的隱逸，那俗務中的輕靈超脫。沒有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坦蕩，更不能安於無憑依、無確實的完全交托與奉獻。念你漠視褒貶的淡泊，洞悉粗拙之後的純真，有撥開一切文飾但求赤誠的清明。千軍萬馬，抵不住你衝口而出「不爲甚麼，只因爲你是你」。「冲破了的淚閘子，冲流而下的是我的感激。我受不得的，不是被踐踏在脚下的屈辱，那幾乎在我生活中是自然的事。完全的被尊重，無條件的被重視，整個存在的被認可、讚許。叫我除了哇哇哇啦流一臉感激之外，還能做甚麼？

道德人文主義的理論讀過不少，也感動過，卻沒有從寫理論的人身上看見行動。現在得到的，不只是印証而且是排山倒海的肯定，存在的肯定。得一知己，死而無憾。此生，我無憾了，卻不願意就此死去——不再說令你傷心的話，尤其不忍讓你失去一個愛的機會。也許用這世界的數字表示，我愛的比付出的多多，這是我所受不了的，但我的驕傲，在你的愛中消失了。「愛，永遠不會够的。」你說過，我相信。

不斷地想念你，就更更深地愛你，使我能原諒折騰我的老板，原諒擠我的巴士搭客，原諒一切把我貶爲物的行動。愛你是一陣火，燒熱自己，也應該第一溫暖，第二燒熱第二個、第三個無數的你，他，他們。

愛你愛得深摯，一天天念你也深，對於被傷害的感應對比起來也特別強烈、深重，愛你愛得優，拒絕自己泣起一念恨傷辱自己的人們，拒絕怨時之不利於我，拒絕憤慨不被知與不被用，但願我能真真告訴你我不在乎！只要優氣的，固執地愛你。

不斷地想你，卻不想不顧一切但求與你在一起。空間不是問題，我已把握了永恆，在永恆裡，時空都不存在。



## 宋娜·曼星：我在空中舞蹈

宋娜·曼星，是峇拉打·納茲炎（Bharata Netyam）和奧地西（Odissi）兩種主要的印度古典舞的偉大代表之一，並被譽為「把知識帶進舞蹈中像一種創造性的藝術」。她的舞姿的某些特徵是風格的純粹、真實和完整，而同時又擁有一種只有微細差別的韻律（Laya）和諧劇（Abhinaya）的和諧而又微妙的混合，使到她的表演有種超凡的異香和靈氣，那是別處所罕有的。她沒有在印度國內或國外贏得一致掌聲和歡迎的那種火焰般的熱情的、華麗的、細意修飾的舞蹈形式。宋娜對舞蹈的「睿智式的處理」不但不會礙害到她的風格，而且還使到她的表演含有一種恬靜的魅力、安祥的威嚴，有一種超然感，不是現在那種正大行其道的「百萬人觀看的表演」。

出生於動亂的四十年代，宋娜在孟買接受傳統的教育。她起初研究人文科學但在後來致力於德國文學。差不多在同時她被印度古典舞吸引了。在舞蹈和文學的繆司的拉來扯去之間，宋娜要作個甚麼才是她的終極目標的決定——究竟要作個女文豪還是個印度古典舞舞蹈家。宋娜投身她所宗愛的舞蹈時，她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可能是來自她那傑出的家庭某種程度的反對。獨立後的印度帶來了新的風氣，這個反對刺激到宋娜下更大的努力去爭取她以舞蹈作為終身事業的選擇。但她並沒有——事實上也不能

——完全擺脫在她家族中備受崇敬的文化及文學傳統；實際上，她所遭遇到的衝突，如果那也能被稱為衝突的話，使到她的古典舞蹈處處顯露出「睿智」。

宋娜學習馬拉打·納茲炎的導師為孟加羅（Bengalore）的D. S. 克里斯那·勞歐（Krishna Rao）教授和他才華橫溢的妻子，T. N. 拉馬章德倫博士（Ramachandran）以及已故的馬德拉斯的古里·暗馬爾（Gouri Ammal）；她又跟隨卡達（Cutack）的古魯·哥魯查倫·默哈德德拉（Guru Keshavan Mohapatra）學習奧地西。這些名字和印度古典舞分子開來。宋娜曾經在東西歐及在日本七零年的萬國博覽會上表演過。她也計劃今年七月赴歐洲作另一次的演出。

問：以睿智的態度來處理舞蹈的舞蹈家很少見。請問妳的睿智的處理和那些習俗或簡化的處理有何不同？

答：習俗即指傳統。而傳統是人為的。對我來說一個傳統性的舞蹈家不一定是習俗的。因他或她不應只在一個古魯（教師）或大師之足下全心一志的學習幾年或每天化好幾個小時作激烈的舞蹈練習；他或她也應研究一些有關連的藝術，諸如音樂、雕塑及文學。幾年的不輟練習能够使一個藝人在技術上成為無瑕可擊的舞蹈員，但在這個新時代裡，單單技術上的完美將跟不上時常都在更換的社會價值。最近這新一代的舞蹈家在傳統藝術方面可能有較理性的處理，這是由於他們的教育背景及與社會的接觸。我的其中一位導師，古里·暗馬爾，往昔一位傑出的宗廟舞蹈家（Devdasi），是我們在這裡所說的習俗的宗廟舞碩果僅存的代表。她在傳統環境中長大，她所接觸的不外是她的家人，她的導師和音樂師。我很幸運有機會跟隨她學習她所專長的阿希那亞——古典舞中着重表現的一面——使我看到她的偉大之處——同時也是她的限制之處。那時，我的理性使我對一些解釋發出疑問，但總找不到完滿的答案。這些問題在我的腦海中盤旋了很久，使我下决心去研究各方面的印度舞及其他的藝術。

問：我記得妳的教師當中有一位是考古家，另一位是舞蹈設計家，這對妳的舞蹈是否有影響？

答：達到某種程度後跟隨不同的教師學習是重要的。跟隨一個考古家學習可以學到描繪古典印度舞的廟宇彫刻，跟隨一個舞蹈設計家學習可以學到在基本範圍中的舞蹈發展，這兩者對我來說是把印度的新舊價值溶於一爐。

問妳對舞蹈中的「超越主義」作何解釋？



答：在印度，學習任何一種舞蹈都被認為是通過物質媒介的瑜加練習，那就是說，不斷努力企圖超越這個「軀體」。對於一個古典舞蹈家來說，肉體只可當作是到達「更高的本身」的一種工具。一個印度舞蹈家轉向內邊而在他的精神深處失出藝術的經驗，傳達給一批同樣敏感的觀眾，成為兩者共有的超越經驗。

問：回到剛才那個把舞蹈喻為另一種系統的瑜加術的新奇稱呼，妳是否認為有需要像其他通行世界的舞蹈一樣要精工設製的服裝，燈光效果及其他的道具？

答：我在空中舞蹈，這就是說，不需要受任何舞台裝飾，燈光特技和外在的裝髮品支撐的束縛。正如一個演員引述莎士比亞所說的：「劇本便是一切」，同樣的，我要說的便是：「舞蹈便是一切」。任何其他配合的裝飾可以美化或者更通常的是遮掩舞蹈中的遺漏點，但對我最重要的還是舞蹈本身。

問：妳對馬拉打·納茲炎的解釋和那些在國內外居領導地位的舞蹈家的解釋有何不同？

答：有某種東西被稱為沙瑪士卡（Samaskar）的，籠統地可以解釋為天賦，環境及其他的影响，除了幾年的苦練外，這些因素對一個古典舞蹈家甚為重要。這是據我所聽來的及我對自己工作的瞭解。我企圖在主觀和客觀的解釋中尋求一種平衡。近日有種向百萬觀眾投射世俗的及高度主觀的風格的傾向，贏取羣衆不分青紅皂白的掌聲，這些對我是不合適的。我較着重於含蓄，並非是誇張或不自然或戲劇化的，因為古典舞應該是象徵及啟發性的。古典舞的主要特徵應該是通過手勢，身體動作及表情的微妙差別的象徵表達出來，如果這些真的有效的話，必須要有節制，這就需要自制了。一個人不能隨意的跳。他為自己舞蹈，而認知的觀眾也參與一個真正的古典主義者以舞蹈方式所表現出來的經驗。我的一個座右銘便是對我以及對我的藝術忠實。這，可以說是我所謂對舞蹈以「睿智」的處理的實質。

問：此種性質的表演，或者它對觀眾的教育價值不亞於娛樂價值。以妳作為其中一個解釋者的看法，馬拉打·納茲炎及其他妳所懂得的舞蹈會和這種「睿智」的處理作何發展？

答：對於那些和我同時以及將來跟隨我的人，睿智的處理將帶來新的價值觀念。對於他們它不該被當作是催眠或戀愛「術」，而是能通過思想的明辨之眼來觀賞的。這點，我預料在將來的古典舞蹈中會有一種「相互約制」的態度——舞蹈家的軀體，思想及靈魂和諧地混合在一起，使到這些屬於人的部份能够有一個平均的發展。因此將來的馬拉打·納茲炎不應只是今日的樣子而已，應在某些方面有所擴展。雖然馬拉打·納茲炎，如所描述於廟宇的彫刻裡，無可容疑的是最基本的形式，最初的結構，但它不應

像一尊雕像般靜止，它不是石化了的形式。它必須發展，而在不失去它的傳統的情形下，吸取更精巧的變革。我的一個「睿智的奇想」——如果你喜歡那樣叫的話——便是天天都在擁護說不只在印度同時也在其他國家印度古典舞應該成為女孩子以及男孩子不可分割的功課之一。希臘的偉大哲學家們已經談這「身體，思想以及靈魂的平均發展」。馬第武·阿諾（Matteo Arnold）和他的古典主義者也作如是觀。一種古典語文，那管它是希臘文，拉丁文，梵文或阿拉伯文，是破究文學的好根基。為何古典印度舞不能成為現代體育教育同樣好以及同樣有吸引力的根基？除了古典印度舞外可能沒有其他的人類活動需要把三種主要的人類本質——身體，思想及靈魂——作如此細膩，溫柔以及和諧的運合。或者有一天現代印度能把古典印度舞的三種美德帶給她自己以及外國的體育制度。

問：妳也曾表演過古機布迪（Kuchipudi）和奧地西舞。以妳的看法這些舞和古典的馬拉打·納茲炎有何相同和不同之處？

答：這三個古典舞都是來自三個毗鄰的區域——奧地要來自奧里沙（Orissa），古機布迪來自安赫拉·不拉達茲（Anbhra Pradesh）以及馬拉打·納茲炎來自淡米爾·拿奴（Tamil Nadu）。這三者都生根於同一最古老的理論，稱為Bharata Narya Shashtra的。在今日，奧地西舞蹈家及鑑賞家認為它已保留了古典文學對它經寫的本質。在著名的寺廟如康娜拉克（Konarak）和布尼尼斯華（Bhubaneswar）裡內有一排奇妙的舞蹈女神的彫像，這些在奧地西舞中又復甦起來。雖然在技術上這些舞有很多共同點，不過在題旨的演繹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舞個例子，Gita Govinda（以梵文寫成的著名抒情詩）裡的一首歌，在這三個舞中都有被演唱，可是味道絕對不同。奧地西表現出詩句裡的精微差別，充滿溫柔的戀愛主義及約制；古機布迪着重於現實及世俗的解釋；馬拉打·納茲炎則是直率的敘述。

問：為何印度古典舞只解釋神喻或神曲？

答：通過對英雄、魔鬼、神和女神，天使（Apsaras）等等的描述，印度舞蹈家創造了一個美麗的神話世界。但在以故事方式來描述這些角色的情感的同時，舞蹈家也表現出整個人類歷程中的感情、歡樂及壓制。人的情感已被劃分為九類，還有一些不穩定的感情分支，包含了整個人類經驗。印度舞蹈家的目標是通過神話把「生命」的美傳達給人類。因此舞蹈家在保留他的神性的同時也使觀眾深信她或他的表演是我們的生存一種真實的反映。



送 Eldridge Cleaver 作

一 鳴 譯

# 冰上的靈魂

我完全明白：我現在身繫囹圄，我是黑人，我沒有受過大學教育。我從來不知道這些因素具有何種意義。但是，我有個疑點：只因我的性格的這些方面，「自由——正常——受教育」的人們頗期望我更加緘默和懊悔，而不急于抨擊某些問題。然而，我使他們大失所望，使他們在恍惚中瞪視我，彷彿他們正在心想：「你厚顏無恥！你難道不知道你欠了社會一筆債麼？」對這種蘊藏在他們的分裂腦袋里面與俯屈在他們的敘視砲兵眼睛背后的想法，我的答案是：越南農民的鮮血早已償還我的一切債務。遭受一種叫「美國佬」的猖獗疾病的折磨的越南人民，通過他們的苦難——這和腦滿腸肥的美國佬的「挫折」剛好相反，他們在家里安全無恙，早餐時爲了應以醃豬肉、火腿或者是臘腸來配第一等雞蛋而大傷腦筋；而越南人民每天早上都憂心忡忡，不知美國佬是否會向他們噴洒毒氣，燒死他們，或狂轟爛炸他們的家園——已經把我的所有債務一筆勾銷。

在這封信的開頭，我本可輕易地闡述我的地位的其他方面；我本可說：我全然明白我身高飢瘦，我需刮鬍子，我很少吸吮我祖母的枯竭乳頭，我將鑽（比深深還深），重新弄乾淨——不僅是洗蒸氣浴之意，且是變得醒目，成爲帶有哈林特徵的「先生」——我真想躍過最後的一哩，蓄鬍子，穿著當地民族

主義可能規定的服裝，成爲奎瓦拉的全志，分担他的命運，燃明新尋路人的小徑，通至新左派的陷入困境的猛擊腦袋。或者，我只是喜歡現在就在貝格里，在泥沼里翻滾，在驚惶革命的豬欄里嬉戲，在昏沉的空氣中呼吸，並以轉來轉去的眼晴尋覓一個新的布朗，德斯，一個更黑，更中庸，更強烈的馬爾賈人，一個熱血內有較少兔子的羅柏佛蘭克林威廉，一個美國列寧，菲德爾，一個毛派，一個毛派，一個毛派……

然而，要緊的是：我已愛上我的律師！驚奇麼？一個囚犯被期望高度尊敬任何支持他，設法協助他，並耗費時間，精力與金錢努力使他獲釋的人。但是，一個囚犯是否真能愛上律師？這不合其意願。囚犯恨律師。在監獄場地來回稱讚律師無異于揚起會遭律師與監獄人員傷害的重罪犯之低垂眉毛。囚犯深信，律師必有一本秘密的黑色小冊子，不准別人觀看。這小冊子以秘傳的道德教導律師們，說「最高善行」是叛逆的，而信任顧客是最崇高的事。囚犯們知悉，我被律師贈送的雜誌所擊毀，且我被拋入窘境中。囚犯們明白地微笑，並且對我說，我已去找那油滑滑的豬獠，我的律師已爲我辯護，如果我無法看穿這個陰謀，我是那麼愚蠢，以致我不只將買金門橋，也將買油炸雪糕。

現在輪到我明白地微笑了。一個囚犯的妄想狂跟監獄牆一般厚——這是須要的。我們爲何必須對任何人有誠意？即使是我同床共享最溫情的時刻和有最親切關係的妻子和愛人，也在片刻後離開我們，使我們失望，疏遠我們，並且以她們憎恨我們的態度對待我們，連一封信也不寫給我們，每年連一張聖誕卡也不寄給我們，或者每四個月也不寄來一包香煙或牙膏。社會展示笨驢給囚犯看，並期望他吻牠；囚犯覺得要踢牠或把一粒子彈裝入牠體內。一個囚犯看到人的尖牙和曲爪，他迅速學會露出自己的尖牙曲爪，既真實，又澈底。在這種情況下，繼續保持文明的理想和情感或許是不可能者。那麼，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扎根在這獄里，竟愛上律師；利用律師！是的：利用任何人。甚至告訴律師，說你搞戀愛。但是，你將會一直明白你何時說謊。即使你騙得過律師，你也永遠騙不了你。

當你看到每一種東西都是由那麼細小與幻想的線吊住時，你爲什麼會悶悶不樂呢？因爲你是個幻想的人，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幻想的人。在你體內的某個地方蘊藏着一朵朵小火花，它無法熄滅，連你也無法把它撲滅，它恐怖地虐待你，原因是它的繼續燃燒不利於成功的機會。處在最污穢的腐爛與惡臭的野蠻之中，這朵火花跟你談美，談人類溫暖和仁慈，談良善，談偉大，談英勇事蹟，談殉道，它也跟你談愛情。



因此我愛我的律師。我的律師不是普通人。我的律師是個叛徒，是個革命志士。他根本遠離現狀，可能跟我遠離現狀一樣的強烈，自信和義無反顧——可能具有更大的智慧，仁慈和人性。倘若你有閱讀報紙，你無疑會知道我的律師不斷介入反對我們的制度之魔鬼的所有告示的運動，諸如我們干預越南人民的內部事務或美國海軍對多美尼加共和國的入侵。我的律師為民權示威者，靜坐示威者，以及反抗加里福尼亞大學的哥史特龍機器之言論自由學生進行辯護。我對我的律師的愛一部份是由于這些活動和介入，因為我們經常是站在問題的同一邊。我愛我的一切盟友。然而，這種情形——可能是解釋的開端——並不完全說明我和我的律師之間的事情。

我想我應該誠實，並且在進一步說明之前，我應該承認我的律師是個女性——或者可能我本就應該隱瞞那點——是個非常卓越，與眾不同和美麗的女性。我知道，她相信我不真心愛她，而且我正在把慾念與感激的聯合混淆為愛情，慾念與感激，我深深感覺到，但是，我也愛這個女人。我怕由于她相信我不愛她，她將據此行事。

晚上，我在夢中跟她談話，長長的對話，她回答。我們輪流交談，有如劇本中的對白，聽我說，我不相信每一句話，把她的話當作契約。然而，當我醒來時，我拋棄上述談話，且不相信她。我醒時精神奕奕，雖然我的睡眠一直不安寧，我並不感到疲倦。除了在她溜走和我睡熟的幾個小時里，我一直是在清醒與安寧之間的水平上飄蕩，接着是對話。現在它不煩擾我了。每當某些事情困擾我時，我就經常經歷它。

我非常重視那些真正聆聽彼此談話與別人想說些什麼的人，原因是你很少碰見一個能夠認真看待你或他自己的人。當然，我出獄時，我當真不會如此。種子就在那兒，但有太多的混亂與瘋狂參入。我有一種跟別人交談和設法瞭解他們的強烈慾望，但是我未能這麼做。我不知道如何做。

設法瞭解某個人，步入那個新世界，是跳入未知之最終，無可回顧的一躍。前途是可怖的，危險性是高的，感情是強烈的。兩個人真不願意在對方的面前脫光，如果這麼做，他們使自己顯得脆弱，並給予對方以更多力量。他們多麼慣常使對方蒙受痛苦和折磨！最好保持初淺與表面上的事，那麼傷痕就不會太深，鮮血也不會從靈魂里割出了。

但是，我不相信一個美好的關係經常須以大屠殺告終，或是我們必須互相欺詐和偽裝。如果我們突出欺詐和偽裝的形象，或者把對方幻想為歪曲的諷刺畫，那麼，當我們從昏迷中清醒過來，並望過虛偽

與前方時，一切都將瓦解，一切都將死亡，或變為痛苦與憎恨。我知道，有些人出乎真實的動機而互相欺騙，以緊握他們有最深切感情的目標。他們見到自己多麼有限，以致他們被迫佩戴假面具來繼續使二者對他們產生印象。

倘若一個人是自由的——不是在監獄、軍隊、寺院、醫院、太空或潛水艇里——並且逼着正常的生活，與兩性有各種平常的社會關係，那麼，可能他無法體驗另一個人對他產生的全盤影響。別人的富有競爭的影響與互相衝突的力量可能沖淡一個人的心理與感情上的悟解力，直至他沒有與不能接受他人能夠給予他的一切。

然而，我可能相信，一個靈魂或感情器官潛伏在黯淡廢物堆里的人，當一個令人興奮、美麗與可愛的女人步入他的感情網時，他是能够從他的形體中的某些深泉發出反應的，彷彿一種強有力的催化劑被拋入危險的物質中。這是個多麼深遠、緩慢、清楚與可怕的激動！他感覺到他的某一部份正在變動，有如一個無形的陌生者闖入他的形體進行健身操，使他大吃一驚。他感覺到他正在逐漸恢復生氣。他的形體化學產生變化，他獲得新的力量。

當她第一次出現時，他的心是空虛的，是個荒涼的地方，乾涸的綠洲，沒有慰藉。他正在渴求女人。沒有這種養料，他的男人氣概的激動便告分解與鬆懈。他亟需仁慈、全情、瞭解，渴望和女人談話，聆聽她的笑聲，回答她的問題，聽她回答，凝視她的眸子，聞她的原始香味，聆聽浪漫衣裳發出的色慾聲——當四腳交叉時；感受到在他手中的她的雙手的細弱與羞澀重量——他是多麼疼痛與全然地意識到她的存在，她的每一個動作呀！這有如一個人被遺棄在叢林底下的荒涼小徑上等待死亡。驕陽猛晒，叢林的樹蔭即使不使生命延長，至少也使死亡緩慢到來。當一個人感到第二口氣肯定是最後之時，一隻罕見七彩的小鳥停落在叢林里的一支細小樹枝上，牠通過悅耳歌聲和美麗羽毛的魔術，催生垂死的人。那垂死的人感覺到小鳥出現使空氣波動而形成的力量衝入他體內的暗流。在緊抱生命之際，他本能地知曉，倘若小鳥繼續存在，他將恢復他的力量與健康——並且活下去。

當她離開時，他看到她的形象從他腦里的微弱手指滑走。他腦里進行戰鬥爭取她的象徵，以釘牢記憶，他滿懷妒意地堆積他們相遇情形的逝去記憶。潛意識的難解機器把形象映在清醒的腦海里：她赤裸的右臂，從肩彎至指尖（他的嘴唇是否抖着欲以火之吻烙印那柔軟冰涼的肉體？他的手指是否發癢想撫摸？），那是女人的魔力，是她所具有的女人天性，是她使一個久被隔離與孤獨的男人復興與重獲活力



之力量。

我廿二歲入獄，當然，幾年來我已變了很多。但是我自己一向具有強烈的自覺。幾年來，我感覺到逐漸失去我的特質。在我體內的麻木規避我，彷彿我無能真確地找出它的地點。我意識到這種麻木，這種消瘦的感覺，它不斷干擾我腦筋的後部。由於這個麻木之點，我奇異地感覺到失去平衡，意識到失去某種東西，意識到一個空點，某種空虛的宣示。現在我知道它是什麼了。入獄八年後，一個女人來探訪我，她對我的工作感到興趣，並關心我的遭遇。自從遇見她之後，我感覺到生命力，力量流入那個點。我的曾經變得嘗試性和不穩定的步伐，現已開始恢復其明確性，自信心與勇敢，使我想踢翻幾張桌子。我甚至可能大踏闊步，並且，正如我在某處讀到的一本書中所說的：「像火車般向前奔馳。」

陳政欣

## 我就轉向你

——致時間

雲動 山搖

水珠跌處

你站立

空曠處

枯花落葉

我負手面壁

聽心房傳來的戰鼓

而你踱過

山搖

而你踱過

髮白 髮落

星河橫處

不聞漿聲

你的五指中我無出路

就這麼 水珠滴痛我的心房

就這麼 我轉向你

雙臂展開



# 浮沉

沈本愛

一揮手  
一揮手便落在西山背後  
怎麼辦好  
向東  
痛苦了整夜  
有個英雄在他背後  
垂首 劍在手中  
石在劍下  
且說那是一枚走失的星  
床下撈起的乾枯 竟是  
床上徹夜的咽泣

是以怎樣排都不過是  
幾聲 撕心的喘氣  
是以站和坐和臥  
和你的愁苦  
用盡土灰  
仍是一段 低色調的  
拒絕羣衆拒絕的  
圖騰  
風來去  
躺在歲月裡  
浮沉  
月下一片海 月下  
你多孤單  
你已被棄 如土地遺棄  
這一片無人願置足的  
無垠的沙呵沙

■寄自砂羅越·詩巫



# 謝清的心

——評介謝清詩集「哭泣的神」

## 1

何紹莊在「十五個詩人，十五種風格」一文中，對謝清最近兩年來的詩作有着非常精確的評介。他說：「生活在這個世界裡頭，人類只不過是一種群獸，真理在暴力下消失，『死亡在空中飛舞』……一切的一切，都是謝清企圖濃縮於其詩作中的主題。在他的作品中，我們找不到自由、光榮、偉大、安全，過去和將來的真正意義。」

謝清的心正是如此。

他目前最敏感地感覺到的正是一種「存在」的矛盾。他學空手道，學以暴力抗拒暴力；他學文學、學美術，學美以追求美。他發覺：我們是人，我們明瞭，鼓吹及愛護自由、真、善與美；然而，我們却絕對不可能活在完整的自由、真、善與美之中。不管是被動的或者主動的，「人」必須為自己設下許多柵欄，圍困自己，逼自己成為「一種或多種消費品的工具」，生活在一個「講究紀律及系統化」的社會中。

這是佛洛姆的回聲。謝清的心是一堵冰冷的牆，面向人生的空茫。

.....

從佛洛姆的一些書籍中，謝清對「生」有了較深的領悟。也因而，對「生」有了更大的混淆和不安。

佛洛姆告訴他：世界上大多數的人都會有機械人或多或少有傾向於此的趨勢。挽救這種趨勢的方法是：發展愛生性性向。愛生性性向的本質是愛生命，保持生命向死亡作戰。

佛洛姆同時也告訴他：發展愛生性性向的重要條件是「自由」。

「自由」？「自由」是什麼本來就一直是謝清腦中最大的一個「？」號。他求教於佛洛姆，佛洛姆竟然還他一個「自由」。

他感覺更加茫然；然而，也因此更勤奮地求索下去。

他向另一些傑出的心靈尋求答案。他看了幾本有關「禪」的作品，同時也開始廢寢忘餐的沉思.....

他告訴我，目前他的詩思似乎已近枯竭（他一起步就是一個產量極豐的詩作者）。他有意轉向小說的創作；目前他的心境似乎很適合小說的創作。

我告訴他，這是一種明智的抉擇。當詩思呈枯竭趨向的一刻，多閱讀或從事另一形態的藝術創作是有益的。二十五歲已經不該是一種「激情」的年齡了。二十五歲以後，便須要訓練自己具有透視時空的力量，才能超越自己。嚴謹的小說創作，對這方面是有益的。

## 2

縱觀謝清幾年來的詩作，我發覺一九六九年是其詩風的一個分水嶺。這一年之前，謝清的詩正像許多開始寫詩的作者一樣，創作的泉源主要是個人情緒的漣漪，以個人為中心，圈子子，而且也缺乏的深度。不論是遣詞、用字或者其他詩的技巧上，與一九六九年以後的比較，不是患着「偽現代病」，便是不成熟。

例如「夢」中：

讓車前的金線  
織一張黑色的網



網一個沉落夕陽的夢  
武吉智馬山上的歡笑  
兀蘭海濱的通宵不眠  
串起一夜不歇的雨絲  
為你編一個長長的故事  
這幾行詩的造作、刻板以及概念化。而此詩的最後二句：

哦，一個瓊瑤式的幻夢  
你不會要一個消極的夢

更明顯示出一個起步者駕馭文字的「軟弱無力」。（謝清將此詩收入詩集，只作為紀念，那是很明顯的。若他有心去刪改舊作，此詩必面目全非。）

剖視了「夢」、「別離」、「船歌」以及其他同一時期但却未收入詩集中的幾首詩之後，我感覺到詩人謝清當時思想上最大的糾葛是男女依戀之情而已。而他的這種情感，又完全依附在與普通的情侶沒有兩樣的「花前月下」的境界中，缺乏一種較高的層次。

我並無意否定抒寫「男女之情」的價值與意義。愛情是創作素材主要的泉源之一，那是無可否認的。古往今來，不勝枚舉的偉大作品中都或多或少的抒寫了「男女之情」的糾葛。然而，值得申明的是，這些作品中的「愛情故事」都側面地反映出一個時代的動盪、一種制度的罪惡或者一種情感的較高潔的較不尋常的層次。

「別離」之後，謝清在詩集中收下了「解命運者」和「火燄木」。

「解命運者」描述一個「占卜者」的命運。它的好處在於表誌出詩人除了已有捕捉第三者形象入詩的能力之外，同時也厭膩再泅泳於自己私人情感的漣漪裡。它的壞處是顯示了詩人剛睜開眼，望向紛繁的、人來人往的街頭，步履就有點從俗了。

「火燄木」一詩代表了他在「解命運者」之後，對詩節奏的關注和努力。這一種嘗試，也包括了未收入詩集的「夜」和「歲末」等。

.....

一九六八年以後，他寫了一首「夜歌」。把「夜歌」和他以前發表的「船歌」比較是有趣的

。「夜歌」中的感情是成熟的，是與時代一體的，是動蕩的時代中的一個歇是點：

自風塵中來

食厭炮彈鎗火

冷冷。到處是禿鷹的晚餐

而你纖髮如帳

世界就這樣給你分開

.....（下略六行）

天狼星走遠

虫鳴，樹私語

兩個生命。一個

天宇就很小

而「船歌」，從下列幾行：

又一個月圓

星兒一串

天狼星的光如你明眸

.....（下略三行）

你送的鮮花

只剩下枯枝與殘瓣

仰臥於夜幕下

殘瓣散着餘香

黑暗裡只哼着千古唱不完的戀曲

為你

就可以看出詩人是為作「船歌」而作「船歌」的。這裡頭的愛情是千篇一律，斗室中醞釀出來的。



就在創作這「夜歌」——佈置着一扇向南的綠窗的當兒，詩人也在詩的碉堡上，開啓了一扇朝北的窗子。詩人以後就那樣子隨時擷取這兩面窗子投入他眸中的景物。

爲了方便敘述，我將它們分開來談。同時，也忽略去它們的景物彼此交疊的影子。

朝北的窗子面向連綿的烟火。這扇窗前的第一首詩是「海下」。在「海下」，戰爭的意象有如突如其來的槍聲：

曾經有一株葦雲

開得那黃紅紅地

珊瑚枝的槍械

鵝卵石的彈丸

多少人胸膛開花

許多朵紅紅紅紅的鮮花

「海下」，「嘶」以及未收入詩集的「正午，水仙門」、「這夜、茫茫」、「白髮」等詩，都是詩人細心地觀察他周遭的人和事的結果。然而，仍欠缺生活的深度。這種對周遭的人和事的關注和觀察，給他帶來了成熟也給他帶來後來就一直潛伏在他詩作中的憤懣的情緒。這種情緒，致使他的「廿二」和「生日」都是貧乏與蒼白的。同時，也那麼力不從心。

可以想見的，他這時必然曾經深思：人的意義是甚麼？生命意義是甚麼？

在「哭泣的神」中，他寫道：

生命如蜆

人不再是人

「哭泣的神」的素材來自衝動的種族暴亂以及漫長的「越戰」。謝清是年青人，有着一顆敏感的熾熱的心。他活在這動亂的世界邊緣，直接或間接地受着「暴力」的侵擾。他告訴衆人，如果具有無比權威的神洞察人生的疾苦而又必須活在人間，神也必然有如詩人那麼感傷而又無奈的。

在「哭泣的神」中，詩人這樣寫：

佛眼低垂

（欲哭淚已盡，心互撕）

後腦藏一顆焦夷彈

一朵鮮花是一個生命的死亡

在「祭」中，他又寫着：

此時。誰個人

彈群似年終的霖雨

萬枚，千發

不如一頭獵物

從以上所列舉的詩句中，我們已可以感受到詩人對戰爭和暴力的憎恨及憤懣了。同許多具有愛心、具有同情心和人道精神的人一樣，他不想去討論這場戰爭的意義或者誰是誰非的問題。他感覺到受害者是無辜的人民，他希望這場戰爭能早日結束。

「哭泣的神」、「祭」、「衆神嗚咽」以及仍未發表的一兩首詩，都是在「越戰」這一主題下的結晶。

在醞釀及構思這一連串同一主題下的詩的過程中，「無言」、「審判」、「囹圄」和「除夕將去元旦將至」都是副產品。這些副產品較單純地以個人作爲中心去求索「人」的意義和自由的意義。

在「審判」中，他寫道：

而生命只是文件上的符號

舉手，就可抹去

……（下略十一行）

死亡在空中飛舞

我們只是裸體的

獸

在「囹圄」中，他寫道：

有時，夜央



聽後巷一群流浪的狗  
嗥叫，無拘束的音浪  
滲着夜四處震蕩  
想着獸們自由的  
歌。吾等是人

却没有

這些詩、這些在同一「？」下的變奏、同一「暴力」下的控訴，在在都顯示出了謝清已把握了他自己個人獨特的詩風。這其中每一首詩是一個結，如何去解開這些結，那並非詩人的職責。在創作的當兒，詩人把握了這些結，且充份地發揮了他詩風凌厲的一面便是他的成功和值得喝采了。在這個階段的作品中，謝清非但有了自己的語言——奇特的句型，主語和賓語顛倒的句式，突然而來突然而隱的意象，同時，也有了因奇特的語言而帶來的跌宕縣奇的節奏。

詩集中，「巴基斯坦」是這類詩的最後一首。報章上刊登的那幀一個印度人手舉另一個印度人的血淋淋的首級的照片，給他的衝激，有如橫掃過他心胸的一排子彈。他對「把土地潑墨成殷紅」和「將旗撕成兩半的人」，表示了他的憎惡。

這首詩是成功的傑作，非但因為他控訴了戰爭的罪行，同時也由於他對戰禍有了較佳的透視的距離。

.....

朝北的窗子是令人寢食不安的。但朝南的窗子却充滿了活躍的充沛的力量。

「給亂髮的歌者」、「那手繭」、「家書」、「逃着、活着」、「夜、漁港」、「天真眸色」和「詩人」等詩，都是這朝南的窗前一株株綠色的樹。

在「給亂髮的歌者」一詩中，謝清對苦惱的詩人說：

想到一些事總要發生

就是最後一個太陽被后羿射落

心亦不沉

修好你腦後的亂髮

去燃燒自己

詩章是最好的柴薪

林外，一銀河的盼望的眼

等待，你臉上展開的

笑

他對「生」的樂觀可以想見。在「一種感覺」中，他這樣抒寫他第一次為人父的心情：

視貓族為無物

雌鳥。而父親

是長程遠伐的駱駝

沙漠。仙人掌以及他的族類

他只要一個粗糙的胃

謝清的詩發展到了這裡，我們很容易看出他對詩的技巧已能運用自如了。他在已經成就了自己的風格之後，又開始了另一段征途。

這個征途的方向是向自己的「心境」探索。這種「內省」的作品是須要非常的堅忍才能完成的。詩集中的「夜且靜坐」、「樹」、「水仙」、「花」、「仙人掌」、「夜坐的感覺」以及「追尋」都是。在這類作品中，具象和幻象的穿插，心景和外景的組合，不能有任何雕琢的痕跡，方可稱為佳作。謝清在這方面的努力是頗成功的。

在這些詩中，他表明，作為一個智者，明白了「自由的定義，就是數呎方圓」（夜且靜坐），「大地由多個樊籠疊成」（水仙），「自由是被囚的金錢豹」（水仙）之後，仍然要

鏽鏽地

披一身音符

敲響每一聲的笑

去娛樂

別人

是痛楚的。然而，生存且奮鬥下去，那是與生俱來的權義。作為一個有見識的、有敏感的心靈的



年青人，在最悲苦的時候，也許語調有如沙特在說：「我要生存，除此無他，同時我又發覺他的愉快。」然而，一旦情緒高亢起來，詩人就很有信心了，他說：

他得重新着色

衆生的眼

遠在日子之前

（詩人）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午夜

閒思錄

# 煩惱與痛苦

黃潤岳

記得我剛進初中不久，想買一個錶。外公對我說：「買一個錶，養一隻鳥，討一房小，三煩惱」。那時一心只想買錶，沒有管它甚麼煩惱不煩惱。

買了錶之後，不到幾個月，問題就來了。有時不走，時常不準。不走，送去錶店修，每次要伍角一元的。至於不準，連錶店也沒有辦法。有時明明到了上課的時間，校鐘不響；有時滿以為可以多睡一會兒，那知起身去學校竟然遲到。最使人尷尬的是：別人問你幾點鐘了？你拿出錶來一看：它已停了。這種情形使到誰也會臉紅！

因為我守時惜時，所以我還是要買錶。當我肯花錢買名牌瑞士手錶時，不走不準之事便少發生。煩惱也就少了。用過三五年之後，又換一個。錶戴在手上，一目了然，不像從前那種袋錶。果爾手錶不準，脫下來放在褲袋內，別人也不會問你的時間。

養鳥就不同，愈是名貴的鳥，愈不易養。我養過幾次鳥之後，如今連看別人養鳥都怕。



至於討小，我沒有經驗。但是看見那些享齊人之福的，沒有一個不是埋三怨四，煩惱重之。鳥和人，都不是機器，所以容易使人煩惱。例如機器壞了，可以修好；不能修，乾脆換新。看見自己心愛的鳥，垂頭掉尾，不食不飲，真的會憂心如焚。萬一不幸僵了，幾年之後，想起來都難過。如果多討一位太太，情形當然會更嚴重：爭風、吃醋、求平等之類，弄到家無寧日。

煩惱之來，多是感情關係。一個寡情薄義的人，煩惱一定會少一些。如果要自作多情的話，那就免不了煩惱不止了。

小時候看翻譯小說，印象最深的是茶花女和少年維特之煩惱之類，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這些書常常使我感到煩惱。哥德提出所謂無名的煩惱，到今天我不時受其害。

看西廂記似乎不會有煩惱，看紅樓夢也不會。看了許多中國舊小說之後，自己只想賦新詞。看多了新文藝小說，便免不了為賦新詞強說愁。於是，慢慢地變成了有文藝氣息的人。自己還是初中小毛頭，居然辦起壁報來，不是滿腹經綸，而是滿頭煩惱似的，日記體，第一人稱，第三人稱，甚麼形式都成，都有東西可以寫。

想起那一段羅曼蒂克的時期，當時雖然感到盡是煩惱，現在倒的確值得回味。幾十年的磨鍊，我由眼不見心不煩，進步到視而不見、心亦不煩；現在是心如古井，而且是加了蓋的。我聊以自慰的說：我的修養到家了。

我想套用莊子的說法來反問我自己：是煩惱在我心中已不成其為煩惱了呢？還是煩惱已不存在了？

有人說我命好，我卻說我運好！命是註定的，誰替我安排的呢？運是碰巧的，就好像無端中了馬票一樣。我看還是克制和修養，使我能够不為不必要的事情而煩惱。如果不孜孜於名利，應該就會少些煩惱了。因為煩惱是由於情緒的不安定。如果籠統的說，當然是感情關係。其實，純感情的問題，可能是帶來痛苦。而不只是煩惱而已。

我雖然少煩惱，可不能沒有痛苦。當我懷念我的母親的時候，我很痛苦。當我無法完成某一種責任時，我很痛苦。當我傷時感事時，我很痛苦。甚至於碰上了一个頑劣的學生，我無法使他改過向上時，我也很痛苦。因此，使我感到痛苦的時候也不少，使我感到痛苦的事

情也不少。不過，這不會影响到我的達觀的人生態度。我仍是經常非常快樂的。

解除痛苦的最好辦法是流淚，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場。不幸的是很多時候或很多事情，使你的眼淚流不出來。從前的人以為生離死別是最痛苦的。生離有重逢之樂趣的期待，死別在號啕痛哭之後，也仍會看得透的。

古人說：哀莫大於心死。心死的人，自己倒無所謂哀不哀，反正心已死了，管不得那許多。別人倒為他的心死而哀！如果這個心死的人，與我毫無關聯，我也管不得那許多的。

悲哀和痛苦，並不是一件事。悲哀帶有惋惜之意，與「人」發生關聯，痛苦卻是自發的。我感到痛苦是我自己的感受，可能是為自己而有痛苦之感，也可能是為別人而感到痛苦。有時悲哀與痛苦同時來，不過分開來的時候多。因為痛苦常常是事後的。例如他的年紀這麼輕，不力圖上進，我真為他的前途而感到悲哀；倘他與我關係不深，我決不會為此而痛苦。人不傷心淚不流，誰也不會無緣無故而悲哀的。痛苦卻不然；我並不是說無緣無故而痛苦，而是痛苦的感受，各人不同。林肯總統認為美國黑人的生活太痛苦了，冒戰爭加以解放；殊不知有大部分的黑人，並不認為解放了就會快樂。

追求快樂似乎是每個人的願望。怎樣才會感到快樂？我想是：慾望滿足了！願望完成了！有些生理的慾望，有一定的極限。於是，量的方面滿足了，又求質的提高。這仍會有一個極限。心理的慾望，是永遠無法滿足的；儘管許久以前便有人告訴我們：知足常樂。有不足之感，便會有痛苦的。

因不知足而感到痛苦，可謂咎由自取。即令是自己有這種痛苦，也是自作孽，不可道。基於責任之不能完成，因而感到痛苦，卻是有價值的。

人生既然免不了有痛苦，我們便得反躬自問：值不值得？於是，我就有一種愚笨而可笑的想法：我們必須經歷一些痛苦，忍受一些痛苦，我們才不會枉活一生。同時我又列出一則簡單的尺度：只要不是為了自己的名和利而遭受的痛苦，都是有價值的。

有人自討苦吃，卻沒有人去追求痛苦。（事實上你果真要追求痛苦，也是決不可能的事情。）不過，我們千萬不要逃避；而且也逃避不了。這不是逆來順受，而是要能體會到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我記得西洋哲學教授賀麟先生曾說過：殉情和殉國，有同等的價值。但是，



在現實的社會中，殉國是英雄，殉情是笨蛋！賀教授是從哲學的觀點去看，當然不同。我們只看那些沉溺在愛情中的人，茶飯不思，身心不顧，滿懷痛苦，當事者視為神聖，自得其樂。局外人免不了要罵他們痴了。另外一些做父母的，茹苦含辛，節衣縮食，不顧一切痛苦的來培育子女。遇上了不肖兒女，最後是一場空。別人罵他們傻，為甚麼不自己享受？他們自己卻無怨無尤，怡然自得。

痛苦乃各自的感受，為人飲水，冷暖自知。到了真正能够忍受痛苦的人，他必然是高人一籌的。至於煩惱，俯拾即得，揮之不去。自尋煩惱也好，無可奈何也好，多少也可點綴人生。非仙非佛，有煩有惱。據一些科學家的研究：煩惱是有週期性的，而男女的週期，長短不同。煩惱可以用科學來研究，那還成甚麼煩惱？科學家別的感情方面的東西不去研究，竟來研究煩惱，又是多麼煞風景的事！

流放集

## 答客問——談宗教與容忍

劉放

下面所錄對話，涉及人類的社會性與宗教性。問者與答者是學生與老師關係。學生是自小就受洗的，宗教知識幾乎完全由教會中得來。她連聖經亦沒完全從 Genesis 看到 The Revelation to John，每次上教堂只是唱詩，聽聽講道者的闡釋。她只在大學後簡要地看過羅素那本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回答的老師是教社會學的，故所談及的幾乎都以社會學觀點出發。

問者：我父親說世界上有壞人及好人兩種。他說男人都很壞。又說沒有宗教的人是失落的人，可以說不完全是好人。我自小就去教會，爸爸亦時常警惕我，要我小心處世，外面壞人很多。你認為我爸爸是否對？

答者：這個問題既不對亦又不錯，只是過份簡化而已。世界上有好人又有壞人，原則上這是可以接受的。但有些人既不好又不壞，有些人可壞可好。但是，我先得知道，你所謂好與壞如何界定？

問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常說男人常常欺騙女人的肉體。男人每天所想的必與性有



關。在男女交朋友的階段，男的經常與女的做愛。他說這是很壞的。但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不會這樣想。

答者：我想我明白你爸爸的意思。我還是以爲他好壞判斷得過於簡單。我以爲性慾本身並不是壞事。這是人類的本能。那就是說，人類與生俱來一種衝動。這亦不僅是男人才具有，女人亦一樣。若基于性慾的標準去界定好人與壞人，我想世界上除了極少數天生有性心理缺陷的人和精神病人外，就沒有好人。信宗教與不信宗教的人同樣的亦是壞人。因爲有宗教信仰的人與沒有的人在性衝動方面是沒有什麼差別的。有者亦僅是程度上的差別，但不可能是種類上的差別。

問者：可是，社會上的確是有好人與壞人之存在。你不以爲犯打劫、強姦罪的人是壞人嗎？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屑做這樣的事。

答者：你亦必須承認許多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亦不屑爲此事。至于打劫與強姦是否就是壞事，那得看該社會是否禁止這類事。有些社會尙武，認爲能搶別人的東西才是英雄。因此，在該社會中，搶劫的人就不是壞人。在我們的社會，打劫者是壞人是因爲大家都認爲打劫是壞事。因此，打劫的人是壞人。若我們要真正了解好人與壞人的本質，宗教信仰的界定只適用於宗教的社會。應該更明確地說：只適用於完全缺乏社會生活的社會。法國社會學者余爾幹的觀察是：在一個全是聖人居住的社會，仍然有好人與壞人之分。

基于以上所論，我們可以說違犯社會上當權者所鄙視的行爲的人就是壞人。他們之所以壞是壞在他們不對他人負責任。因此，姦淫者及強盜是壞人是因爲他們只爲滿足自己而不管別人受侵害之後所產生的各種有形與無形的損失。

若你接受我這種定義，則我們可以說強迫別人採取某種宗教信仰的人亦是壞人。因之，教會中亦有壞人。但其壞行不是你先前所說是因爲他們對性亦有熱誠或愛好。

問者：不，我沒說信宗教的人對性有愛好或熱誠。

答者：但你能証明信宗教的人完全不對性嚮往嗎？你知道羅馬天主教會修改獨身法時，有多少神父出來結婚嗎？你一定知道新教教士或牧師是可以結婚的嗎？你不以爲他們是具有性衝動的本能嗎？

問者：你又如何解釋那一批不結婚的神父與修女呢？

答者：假如食色性也這假定有勁的話，則不結婚的人不是性及性心理方面有缺陷就是他們儘力去壓抑自己——最後，卒又變成性心理變態的人。這不限于教會人士，世俗社會中亦有終身不娶不嫁的人。這樣看來，你應知道宗教信仰不是解釋有沒有性本能的因子。亦不能用它來界定好人與壞人。這是不太有相關的事。宗教信仰僅是許多解決人類本身問題的途徑之一。

問者：我不太明白。但我想你是說人類需有宗教生活。

答者：由于宗教信仰可以使某些人解決一些精神上及非精神上的問題，我想宗教生活對于該些人是重要的。這亦是爲什麼宗教歷久不衰的原因。但由于它僅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種，未必是最有效的一種，因此不是所有社會上的人都具有宗教信仰或必須具有宗教信仰。

問者：但我一直覺得你忽略了一個問題。直至你把一切宗教信仰當作人類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時，我才聯想起來。這問題是這樣的：有次我問爸爸我是否可以進入寺廟，他說你向上帝祈禱，問問是否可以。我沒有去。因當我祈禱時，我想起在（教會）聚會時有不少長輩說過我信的教是最好的。既然是最好的，我何必去寺廟的？

答者：我想你所謂最好的，大概是指最接近上帝的。那一個宗教比較好，這是千古懸案。包青天再世加上所羅門王亦無法給你一個答案。不過，那一個教會比較得上帝信寵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答案亦僅止于有趣與否。我以爲若我們必須要有神的話，神必須只有一個，祂必須是正直無私的（不是正直無私的我們這社會有的是）。神是否只有一個？假如真有神，必須只有一個。要不然，有兩個或以上，一定會發生糾紛或各有成見。有我見的就不是神。因此我假定世界上各派宗教所崇拜的神是同一個神。既是同一個神，各派之間就不應互相傾軋。但事實不然。宗教史上有教閥混戰的一頁。縱就目前而言，我們就知道有所謂「真耶穌教會」。這教會的弦外之音是：其他的是膺品、冒牌貨。就以你剛才所說，你以爲你的教會是最好的，因此不敢入寺廟。無形中，你的教會否定了其他教會對這唯一的神的關係。其實，這種紛爭已越出真正信仰的範圍。它已進入了權力鬥爭的景況。

我們必須了解一件事：教會是由人類建立的。同時亦是由人類去管理的。不要說一群人



，僅就兩個人相處的情況而言，其中必有權力紛爭之事。其中必有一方是領導或督導者，另一方是隨從者。教會的管理或統治層不止兩個人。權力的出現是必然亦必需的。除了地理環境的限制而產生彼此獨立的宗教流派外，權力鬥爭的結果乃是一流派分裂為二的原因。天主教與新教之分裂表面上是教義解釋不同所致，實質上應是因不滿統治，反抗權力及欲超越權力之社會、心理原因所造成。分裂的有形表現是互相傾軋與攻擊。徵諸今日之各教會間關係，你不以為教會優劣之分純是意氣之爭嗎？若上帝真是萬能、賢明及超越人類智慧總和的，你以為社會指定某一兩間教會為註地球代辦嗎？問題出在：祂不會說話，亦不能明文諭定。因此，地球的人類就亂來了。亂設教會。反正辦教會是不犯法的。攻擊其他教會亦不犯謾謗罪。尤有進者，教會統治層爲了滿足其統治慾乃不成文地規定不經過教堂就沒有其他地方可上天堂。……

問者：對不起，我復打擾一下。我覺得一神論是可以接受的，權力紛爭亦可能是事實，不過，你可否表示一下或綜合一下你對宗教信仰的一般看法？比如說：什麼情形之下去信教，信什麼樣的教？

答者：要談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必須要了解教會是由什麼樣的人士構成的。一般說來，教會中比較活躍、較基本及較長久的會員來自兩方面：自小就洗禮入教者和心理年齡較長者。第一類心靈尚未成熟，入教通常是父母或其監督人之意志。第二類是那些厭倦於人類社會紛爭或對人類關係心灰意冷或無所適從的人士。通常是與生物年歲有關連，但不一定有因果關係。由於第一類的自由入教意志決定於第二類，故最好是先瞭解第二類人的各方面特徵。

人類自懂事開始，就有煩惱。煩惱的來源可能是生物上的及精神上的。但社會上的價值系統及依此價值系統而鑄成的行爲模式却可以使煩惱加深。如天生跛腳的本來心內就很煩，因行動不便。另一方面社會上一般人都覺得跛足者在社會上不會有何作爲，因此奚落及輕視接踵而來，無形中增加了跛足者之痛苦。這僅是千萬萬種人類煩惱之一。人類的生活就是指人類每天解決煩惱及問題的活動。可是由於先天賦予及後天的訓練不同，對同樣的問題，有些人能勝任愉快；但有些人却不知所措。當問題皆能迎刃而解，面對該問題的人就只信任自己的能力而不仗仰超自然之力量。另一方面，那些對問題一籌莫展的人，深知人事已盡，

只好聽由天命了。超自然力量及觀念就在這種景況下產生。宗教信仰遂變成了這一批人的利刃。也許有人會譏笑這班人爲鴛鳥，但這是不對的。解決問題能力因各人背景不同而有異。

基于以上所說，我認為不但社會上一般人士對於教會或宗教信仰不甚了解，且連教會主持者或教會人士也一知半解或甚至不知不解。一位教會人士的正確觀念需依据上述的敘述引伸及推論。此推論是：當我們不能以人力解決問題時，我們可仗仰神力。但神力之代理商是教會，故必須透過教會。此種神力代理商不止一個是因爲獲得神力的途徑不只一條。有些直接的，有些間接的。途徑多並不是神的意志，純粹是人爲的。因困擾人類的問題紛紜複雜，故需有各種不同種類的教會（或途徑）去借助神力。故此，每個教會的主持人必須聲明，他的教會對於何種問題的解決比較或特別有效。這樣，就可以避免攻擊其他教會。地面法庭不受審，天庭可提控。因互相攻擊僅是權力鬥爭的表現。不是上帝的意志。另一方面，縱有教會被鬥臭，但被鬥跨的恐怕沒有。既然不跨，此教會對於某一部份不能解決問題的人依然是很有幫助的。

問者：你以爲羅素所說宗教建立在人類恐懼心理之上對嗎？

答者：我很欣賞你的寬容態度。你不像其他教會人士完全自我孤立，不看相反觀點的書。一個人不會認識自己，除非透過別人的批評。同樣的，教會不准其教友看某些批評教會的文字目的在藏拙。只有看過相反觀點文字及批評而仍堅持原來信仰的人才真正的教徒。與聖經中的魔鬼三試有異曲同工之效。

關於你所說有關羅素那一句話，我認為是不够清楚。我以爲這種恐懼應指人類不能解決其問題時，想到所面臨社會人士指責或輕蔑那種心理狀態。

問者：我想時間不早，擬告退了。但我會轉告你的意見給我父親。我希望他亦會像你這樣不厭其詳地給我回答問題。

她回去了。我等她父親的問題。



# 谷裡

到了五月，到了新的學年開始，到了另一個迎新週，這個綠色的山谷就哄然熱鬧起來了。那些霓虹裁剪而成的裙裾，招展在五月的風裡，蔚然綴成一串璀璨的花季，在大禮堂，在學院前的石階上，在圖書館旁邊的樹蔭下，許多大二大三的舊生團團的坐着，嘩然的笑叫着，等待那些襟上扣着名卡，走路戰戰兢兢的新生經過時，一窩蜂的把他們包圍起來，用唬嚇的語調，用嘲弄的戲謔，從他們嘴角牽着的尷尬裡，擰絞出自己的歡笑來。

真的不敢相信自己，又不得不相信自己，幾年一幌，已經身在大四了。四年前的開學日，我還不是像胆怯的鼯鼠，惶惶恐恐的走進大學園，走在路上，頭總是垂得低低的，彷彿路上盡是石塊和窟窿。偶而聽見舊生們從背後呼嘯而來的喊叫聲，心裡就慌得像單獨夜行時，給人在背後突如其來的拍了一下肩膀。拖屍的魅影老是罩着心頭，每次想起農學院的朋友告訴我，每個新生都要跳進牛糞坑裡去「洗禮」的故事，心裡就冒起了疙瘩。

而今，這種感覺都淡了，水彩揮就的記憶，能經得起幾番風雨呢？

——這是在谷裡唸書的最後一年了，如果不好好的盡情歡樂，以後的回憶可能就變成一片空白！

妳在我要上火車前叮囑的話，清澈如風，又一次的到來撩撥我的心緒。

甚麼才算歡樂呢？我知道很多張笑臉會這樣回答我：宿舍裡的水戰，一包一包的塑膠袋裝滿了自來水，從四樓炸落二樓，從二樓炸落草場上，然後笑聲像迸濺的水，涼透了心。這還不算哪，午夜裡突襲女生宿舍，撬開早一天已由「特工」們弄壞鎖頭的門柵，登堂入室，偷竊女全學晒着未乾的褻衣褲……。

假如歡樂是指這些而言，那麼我過去三年來的生活，都是經過蒸餾的水，無色無味，這三年來，不知遷居了多少次，我的記憶都寫在許許多多不全的天花板上。大一時更士氣得連領帶也不會打，上學時沒有車子，每天都得步行好幾英哩的路，又因為上課時筆記作得不快，整天只好泡在圖書館裡自己找材料來補充；加上手頭拮据，以致老是被金錢的陰影籠罩着，像磐石下的一根小草，長得又黃又瘦。寄人籬下，日子實在不好過，但是每當我想起許多人在陌生的國度裡吃馬鈴薯過活，到餐館去洗盤碗，就會感覺到自己還是幸福的。

有時我會這樣的問我自己：這幾年來，雖然生活在一鍋沸騰着歌聲笑語的氛圍裡，而自己却一直像一點熱鍋外的小水滴，冷冷清清的，以後回憶起來，會不會懊悔呢？妳看，每個週末大禮堂都有舞影翩跹，在可以釀酒的夜色裡，許多白合浪漫的綻放，許多螟蛾盲目的飛撲，許多夜露錯誤的凝固；而我，在同樣的夜色裡，總是踽踽的在長街短巷裡，讓無聊的路燈，把自己的影子捲起了後再舒展開來，在街頭看遠處盆地里的燈火明明滅滅。我會懊悔嗎？我一次又一次的問着自己，直到有一趟，一位年紀比



# 山野

我小了很多的全學莫明其妙的做了父親，我猛然澈悟，一個泥潭裡，只有靜止的水才是清澈的。

美麗的山谷，美麗的建築，能够在這里面生活，實在是很幸運的，不是麼，這裡沒有許多的束縛，這裡的自由就像新鮮的空氣一樣，到處可以呼吸到，所以也有著許多不甘寂寞的人，到處破壞公物，用黑漆去塗污自己看不順眼的東西；在午夜酗酒之後，用空酒瓶的碎玻璃去戳破別人的甜夢；有的人一年的獎學金在一夜的撲克牌中換了主人，有的人把青春和生命捲進大麻里燃燒……。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許多人有書讀却不懂得好好的珍惜，許多人渴望唸書，却只能望門興嘆。

我就快離開這個谷地了，以後，在我的回憶中，能够令我眷戀不忘的，我想，該是湖邊那條小徑了。這裡，我的脚印一次又一次的疊著我自己的脚印。這裡，剛落的黃葉一次又一次伏蓋去年快化作泥土的黃葉，而我的心也像這條小徑上的泥，被自己的脚步踏得越加結實堅強。

——七一年作·七二年重修——

車子在一大片白茫茫的沙原上疲喘地跑着，車輪沉重地輾壓出兩道明晰的跡印後便緩緩地轉旋過去；沙原的矮樹叢分別地迎了上來，又分別向兩旁流了過去如潺潺的溪水。

幾條輪痕所形成一條失群的沙路，仍如黑蛇般地蜿蜒着，石子在車輪輾壓過所發出的裂响，激厲地劃破原野規定着寂靜的哲言。微微的清風拂面而過，湖上的水被掀起一連串抖動在作驚醒的抗議，綠綠的水草在湖邊緩緩地搖動着秀髮作沉默的獨思。車子跟着路跑，跟着路轉，偌大的沙原是碎石是沙。野生的草籐及矮樹盤踞在路的兩旁，過去是一大片空白的沙場，偶有三兩棵野樹，車子就一直向路追去。

後來風轉烈，虎虎地在沙原上顯威，車子迎向風，風便一絲絲地鑽進車廂內。車子擦身而過，不少沙石激起，然後急降在潔白的沙地上作再度的長眠。

後來風停，寂靜便襲來，發出拍拍清响是石子分裂的呼叫，路仍默然



地沿展在沙原上。殘落花瓣分散地佈綴在一片沙洲上，而樹木則做千年的肅立。

車輪已嵌印上很長很長的痕跡，他自然地望向車外，風冷冷地刮他的面頰，一切景物待他於沉沉的無言。葉上的青綠，在他眼中擴大，他曾經被那濃濃的大片綠壓得喘不過氣來，那冷冷的氣候，就像這冷冷的風。那邊平靜的湖水不正是他曾經在悠閒地坐着垂釣嗎？他默默地看着兩旁的景物分別地從他的左邊右邊流了過去，他知道這是不可能挽留的，因此他沉重的一言不發，緩緩地合上雙目，任由一切從他身邊流過去。

不知何時車身頓了一頓，停了下來做短促的喘息，他很用力地推開車門，雙脚踏上鬆柔的沙地便留下暫時的紀念。他踢着石子，讓雙腳活動起來，回頭，望見沙丘上站着一個略現疲乏的肥仔及一輛過度透支體力來奔跑的藍車，他也望見削瘦的少年自己默默地踱着。

那肥仔把身體倚靠在車旁，拿出一根香煙點燃，茫茫的白烟自他鼻孔口中狡滑地鑽出，直直地孤升上去，紅紅的烟蒂解放着一絲直升的孤煙，紅得特別刺目，那少年望着上升後又消失在天空的輕烟久久出神。

這是一個無霞的黃昏，他艱難地把眼光從輕烟的飄姿移轉到遙遠的天邊才知道；也看不見夕陽，這個黃昏只是看見滿天都是烏灰的雲蘊釀風暴的雲。從山丘向前方瞭望，有一條黑色的馬路如蛇般地蜿蜒着，一輛輛汽車就挾着威震的怒嘯直吼而過，他冷冷地望了一會，抬起頭來怔怔然地瞧到連綿不絕的山脈，他心驀然升起一絲寒意，山脈上的雲如海水陣陣地滾騰着，那由南部一直沿展到很遙遠的北方的山脈如一條飛舞的蛟龍，龍身映輝出全身灰黑的毒液，這就是連綿不絕的山脈？那少年的心忽然憤怒起來，那山脚下不正是都市嗎？幹嗎市塵要染烏這本是綠葱無瑕的山脈？那都市不是他曾經住過的嗎？在迷霧的清晨中他也曾向飄逸白霧輕拂的山脈作細細的訴語，那時的山脈不是如現在濛濛的山色一樣的。萬里長城

跨下的山脈仍蔥綠如油，雖然他並未見過萬里長城，但在他的感覺下那可以負起若大宏偉的萬里長城的山脈一定是很油很綠的，絕不像現在他所瞧見灰暗的山脈！

一隻失群孤鳥的悲鳴，把他喚回沙丘來，頓時他眼街上出現的是一輛輛的汽車在黑色的蛇身上如跳蚤地奔馳着。他望向天想尋找第一顆露面的黃昏星，只看見烏雲吹着進攻的號角迅速地擴大整個天空。幾隻驚慌的歸鳥無措地飛向天邊，投落在那片迷濛的山野之間，他忽然拾起幾顆石子，用勁地向那山脈投擲出去，嗤啾的石子如箭地劃過烏雲的天邊直射向那山野之中。

烏雲壓得很低很低很低，空氣凝結的使他呼吸急促起來，電聲隱隱响動，驀然一道閃電在山的迷濛中拍然地亮起，如一條金色的飛蛇直撲向西去。他感覺到有些涼，不知甚麼時候風又開始刮了起來，在他不遠處的蘆草也簌簌地飄搖起來，整個沙原只有虎虎的風响，烏雲繼續地低壓，暮色已很濃了。

那少年伸手迎接第一顆豆大的雨珠，貼在冰涼的頰上，默默地跨入車內。雨珠打在車身上發出的交响，劈劈拍拍的又是一種生命的迴响。高瘦的蘆草在狂風中搖擺着身子，風在虎虎地刮着，雨水配合着响聲交織密密的網，那少年痛苦地閉上眼睛，把身子乏力地扔在車座上，如老和尚入定般地枯坐着。

過了一段時候，他緩緩地睜開雙眼，車身震了一震，他才發覺車子正向一大片密織的雨網衝去，兩隻水撥子很忙碌地企圖撥開車鏡上的水流，眼前的景物迷迷糊糊。那少年回首，憂傷地發覺那連綿不絕的山脈在雨絲中，變成一種飄渺虛無的迷濛山野。



# 葉聖陶，一個教育家和作家

## 前記

在中國文壇上，葉聖陶先生是一位腳踏實地的新文學作家。他一生又從事於教育研究工作，不管他寫的散文、小說、童話和編著，都充滿濃厚的教育意味。他編著課本教材，是根據他做小學教師、中學教員以至大學教授過程中所得的現實體驗來做的。他長期擔任上海開明書店的總編輯職務，對近代中國文化教育事業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開明書店之所以能在中國出版史上佔有極光輝的一頁，是由於三十多年來出書慎重，對新知識的傳播與啓發，盡了很大的功能。然而，這又不能不說是得力於主理編務的人。葉聖陶先生無疑是開明書店出版的舵手。

葉聖陶先生原名葉紹鈞，生長在山溫水軟的蘇州。他個子結實，性情活潑，正如其文。他四十多年來從事文教工作，全靠自己穩步前進。他當起大學裏的文學教授，自己出身卻是一個舊制中學畢業的學生。「五四」運動之後，他曾與茅盾（沈雁冰）西諦（鄭振鐸）組織文學研究會，鼓吹「爲人生的文學」，當時蔚爲一時風氣。葉先生說過，爲甚麼寫小說會偏於「爲人生」的一路？當時彷彿覺得對於不滿意不順眼的現象總得「諷」它一下，諷了這一

面，期望的是在那一面，就可以不言而喻。以葉先生的文學作品來說，可把它當作中國近代史實的片斷來看，綜合起來，是整個社會的寫照，從每個人典型人物的描寫，可看出它所依據的時代背景，如「一生」裏的小媳婦，「苦菜」裏的農人福堂與讀書人，「潘先生在難中」的潘先生和「校長」，「阿鳳」各短篇小說的人物性格，與現實並沒有距離。讀「葉聖陶選集」與讀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有同感之妙。

## 十九歲開始寫作

葉先生說他寫小說「並沒有師承」，他在中學時期由於愛好閱讀英文文學作品，而引起對文學的興趣，十九歲就開始寫作，他的英文根底是在中學讀書學來的，日文書也常閱讀，翻譯作品在他青年時代，「簡直經史百家以外另外有一種境界」。論讀書的時代，葉先生生於清末，那時正是西洋文化輸入中國最洶湧的時期。辛亥革命那年，他中學畢業了，以後又是「五四」文化運動高潮時期。葉先生那時，受了新文化的影响，但他始終沒有沾染幻想，他是那麼切實，據他說他寫小說的興趣起於讀華盛頓歐文的「見聞錄」，這本書有着詩味的描寫，諸趣的風格。他想「作文要如此才佳」。他在民國三年開始寫小說，起初是投稿於「禮拜六」周刊，但當時「禮拜六」派，是文學界中被人卑視的，它與「海派」、「黑幕派」、「鴛鴦蝴蝶派」等無異。可是葉先生的初期作品是多寫平凡的小故事，雖然是文言體裁，至今看來，乃不失爲時代作品。他僅僅爲「禮拜六」寫了幾篇，便停了筆，直到民國九年他又才爲朋友所推動再行寫作小說，此後每年寫幾篇，他對寫小說絕不濫寫，寫出來就必然是有血有肉、思想精密，結構緊湊而生動；加以優美的文筆，深入淺出，易讀易懂。讀者對象多爲教師、學生以及一般知識青年。他寫教師生活，寫學生生活，寫小市民生活，都是寫他最熟悉的現實生活。尤其他筆下的舊社會的教師生活，使人讀起來永遠不會忘掉！

## 教育工作

由於家裏沒有升學的錢，葉聖陶中學畢業後並不會作過升學的念頭。他的實事求是作風已經始於少年時期。就在那年，他並沒有嘗過鑽營請托的滋味，就當初等小學的教師。後來



又當高等班級主任，也做過幼稚班先生。十年小學教師生活，只換過兩次學校。這位青年教師不但愛好文學、愛好寫作，在教學過程中，他開始研究教育理論與教學方法來了。並且隨時施行起來，他和小學生做起好朋友，和朋友、同事合力研討改進教學工作，據說他當時有點瞧不起別校一些不振作的同業，但不久他也看清楚了。民國十年，他應邀去當中學教員，其理由是葉聖陶能作小說（當時他已寫了不少短篇小說刊載在什誌上），就是善於作文，善於作文當然能够教學生，他是適合當中學國文教員的。葉先生說那是很滑稽的，給人拉了去做便做，但以上的理由，今天還有許多地方仍然適用。不久，他又被邀去擔任大學的文學教授。十多年中做過五處中學和三處大學的教師。據說，當大學教授，起初他很猶豫，那時他已經進開明書店當編輯了，編輯才是他的正業，教國文只是兼職而已。他在民國十年進書店，在勤工積學之下，他是當得起大學教授的，可是，他對自己非常嚴格，他不願去大學擔課。人家卻對他說：「現在的大學，名而已，你何必那麼拘束？」這是不錯的。但葉先生卻從「盡其在我」的意義着想，他說「不能因大學不像大學，我就不妨去當大學教員。」結果，他牽於友情，而他也實在擔當得起，他終於當起教授來了。可是由於他做過長期的小學教師和中學教員，他感到在開明書店編著好的教材和課本，對改進教育是有莫大的貢獻，他矢志的全心全意的去做，於是，不久他就就放棄大學的教職。他並不是菲薄大學教授的工作，他卻往根底裏想去，教育對於社會的真實意義是甚麼？與教育有關的基本科學內容是怎樣？從事教育學術上的訓練該有那些項目？他獻身教育編者工作，已達到改進基礎教育的目的。

### 「文學無用論」

過去有人說他是「文學無用論者」。說的人沒有說明白，他也沒有替自己去辨別是非，葉先生過去寫小說，沒有當作很重大的事情，可是他從來也沒有馬虎過。他不相信對舊社會諷一下，會馬上起甚麼影響。他說：「出一本小說集子，看的也是作小說的人以及準備作小說的人，說得寬一點，總之是廣大羣衆中間的事，圈子以外全然不知道。這與書家寫字，畫家作畫有甚麼兩樣？所以，要講功利，寫小說不如說書、唱戲、演電影、寫通俗唱本、畫連

環圖畫。」但他又說：「如果大多數的同胞都識了字，都喜歡讀新小說，那時候自然影響更大了。」這些話都是非常切實的，在過去中國文盲遍地，能看得到小說的有幾人，葉先生爲開明編一部初級小學國語課本，銷行起來就比小說多得很。

話又說回來，葉先生始終是文壇的健將，他是有意於寫小說的，當他工作稍閒，當材料凝成結合體在他心頭時，他就要把它盡情地寫出來，他過去的創作經驗就是如此。當他有了現實題材，未寫出之前，好像心負債似的，時刻想念着它，做別的工作也沒有心情。當在開始寫而未成篇時的一段時間，他心情很緊張，「有點像呻吟在產褥上的產婦似的」，寫好了，才鬆一口氣，可是他寫完了篇，卻還要重複誦讀三四遍，甚至十幾遍，修改了又修改，其實也不過增刪幾個字而已，於此可以見他的創作態度的謹嚴。

### 「葉聖陶選集」

中共建國後，改組後的開明書店陸續地出版了幾輯新文學選集，第一輯有「魯迅選集」、「郁達夫選集」、「朱自清選集」、「蔣光慈選集」、「許地山選集」、「胡也頻選集」、「柔石選集」、「聞一多選集」、「瞿秋白選集」、「魯彥選集」、「洪靈菲選集」、「殷夫選集」等；第二輯有「茅盾選集」、「郭沫若選集」、「老舍選集」、「洪深選集」、「曹禺選集」、「趙樹理選集」、「田漢選集」、「艾蕪選集」、「丁玲選集」、「張開天選集」、「巴金選集」、「葉聖陶選集」等。葉先生這次出版他的選集，還是謙虛說是「炒冷飯」，認爲這本文藝集子當作近代中國社會史料看還可以。其實，就筆者上文所說的話，把它當作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來看，同樣有着不朽之作的價值。

葉先生曾於戰後南下，在香港住了一個短期間，一九四九年北返，起初在北京擔任華北中學教科書編輯委員，後來又做了北京政務院出版總署副署長。他對學問有研究，對工作有熱忱，品德優厚，有中國讀書人的優秀傳統，其最可貴的，是他數十年來腳踏實地的做事，求心之所安，隨着時代進步。



## 婚姻生活

說起葉先生的家庭生活，由於他做人實事求是，家庭間充滿愉快和溫暖。他事母至孝，已是膾炙人口了，數十年來幾無日不依依在他的母親的膝下，即使在戰時過着流離轉徙的生活，他必奉母同行，晨昏定省，從無間斷。葉夫人胡墨林女士是一位賢淑勤勞的婦女，他倆婚姻美滿。可是，葉先生和胡女士的結婚，是由別人作媒的，婚前沒有會過面，婚後感情投合，葉先生在「過去隨談」裏寫着：「這樣打彩票式的結婚當然是很危險的，我與妻能够愛好也是偶然的；迷信一點說，全憑西湖白雲庵那月下老人。但我得到一種便宜，不會爲求偶而眠思夢想，神魂顛倒；不會沉溺於戀愛裏頭，備嘗甜酸、苦辣、各種道味。圖得這種便宜去冒打彩票式的結婚的險，值得不值得固然難斷言；至少，青年期的許多心力和時間是挪移了過來，可以去應付別的事情了。」他對青年戀愛的觀點，認爲「現在一般人不願買打彩票的結婚的險是顯然的，先戀愛後結婚成爲普遍的信念，我不菲薄這一種信念，它的流行也有所謂必然。我只想說那些戀愛至上主義者，他們得意時談心，寫信，作詩，看電影，游名勝；失意時傷心，流淚，作充滿了驚嘆號的詩，說人間至不幸的止有他們，甚至想投黃浦江；像這樣把整個生命交給戀愛，未免可惜。」這些話是葉先生在三十多年前說的，他苦口婆心地教育青年，愛護青年，導他們走上光明大道。現在，葉先生的教育工作已有了很大的成果了。

鄭振鐸

## 從夢幻到悲哀

聖陶最初動手作童話在我編輯「兒童世界」的時候。那時，他還夢想一個美麗的童話的人生，一個兒童的天真國土。我們讀他的「小白船」，「傻子」，「燕子」，「芳兒的夢」，「新的鋏」及「梧桐子」諸篇，顯然可以看出他努力想把自己沉浸在孩提的夢境裏，又想把這種美麗的夢境表現在紙面，然而，漸漸地，他的著作情調不自覺地改變了方向。他在去年一月十四日寫給我的信上會說，「今天又呈一童話，不識嫌其太不近於『童』否？」在成人的灰色雲霧裏，想重現兒童的天真，寫兒童的超越一切的心理，幾乎是個不可能的企圖。聖陶的發生疑惑，也是自然的結果。我們試看他後來的作品，雖然他依舊想用同樣的筆調寫近於兒童的文字，而同時卻不自禁地融化了許多「成人的悲哀」在裏面。固然，在文字方面，兒童是不會看不懂的，而那透過紙背的深情，兒童未必便能體會。大概他隱藏在他的童話裏的「悲哀」分子，也與柴霍甫（A. Tchekhov）在他短篇小說和



戲曲裏所隱藏的一樣，漸漸地，一天一天地濃厚而且增加重要。他的「一粒種子」，「地球」，「大喉嚨」，「旅行家」，「鯉魚的遇險」，「眼淚」等篇，所述還不很深切，他還想把「童心」來完成人世間所永不能完成的美滿的結局。然而不久，他便無意地自己拋棄了這種幼穉的幻想的美滿的「大團圓」。如「畫眉鳥」，如「玫瑰和金魚」，如「花園之外」，如「瞎子和聾子」，如「克宜的經歷」等篇，色彩已顯出十分灰闇。及至他寫到快樂的人的薄幕的破裂，他的悲哀已造極頂，即他所信的田野的樂園，此時也已摧毀。最後，他對於人世間的希望便隨了稻草人而俱倒。「哀者不能使之歡樂」，我們看聖陶童話裏的人生的歷程，即可知現代的人生怎樣地淒涼悲慘；夢想着即欲使牠在理想的國裏美化這麼一瞬，僅僅一瞬，而事實上竟不能辦到。

……  
 有許多人或許要疑惑，像「瞎子和聾子」及「稻草人」，「畫眉鳥」等篇，帶着極深摯的成人的悲哀與極慘切的失望的呼聲，給兒童看是否會引起甚麼障礙；幼稚的和平純潔的心裏應否即投入人世間的擾亂與醜惡的石子。這個問題，以前也曾有許多人討論過。我想，這個疑惑似未免過於重視兒童了。把成人的悲哀顯示給兒童，可以說是應該的。他們需要知道人間社會的現狀，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物的知識一樣，我們不必也不能有意地加以防阻。

一九二三，九，五。

葉聖陶

## 畫眉鳥

本文選自葉聖陶童話集「稻草人」，一九四九年開明第十七版

一個金銅的鳥籠裏，養着一隻畫眉。明亮的陽光照在籠欄上發出耀眼的色彩，彷彿國王的宮殿。盛水的盂是碧玉做的，清到極點的水也映得綠了。盛粟子的盂是瑪瑙做的，正好盛同樣顏色的粟子。還有攔在中間的三根橫欄，預備畫眉停歇的，是象牙做的。披在籠外的籠衣，預備晚上蒙下的，是最細的絲織成的綢做的。

那畫眉全身的羽毛光滑和厚，沒有一片拂逆或脫落。這因為他的食料很精美，又每天沐浴的緣故。他舒服極了，喫飽了肚皮，浴罷了身體，只在籠中飛舞。有時歇在右邊的象牙橫欄上，有時歇在中間的，又有時側歇在籠欄上。停歇的時候，他撲着翅膀；頭左右轉側，極玲瓏地看視四周。不一會，他又飛舞了。

他能發極溫柔極宛轉的歌聲，使聽的人耳朵裏非常舒服，像喝酒到半醉時的樣子。他由一位哥兒特意供養着，將他留在這宮殿一般的鳥籠裏。喝的水是哥兒從山泉取來，並且濾過了。喫的粟子經哥兒親手檢過，粒粒肥圓，而且洗過了。哥兒為什麼這樣費心呢？又為什麼給他一個宮殿一般的鳥籠呢？只因爲愛聽他的歌聲；他的歌聲能使哥兒異常快活。

他覺得哥兒待他好，又知哥兒愛聽他的歌聲，便不休不歇地唱歌給哥兒聽，那怕當他極疲困



的時候。他很不明白：張開了咀唱幾聲，有什麼好聽？他猜不透哥兒的心思。可是，哥兒的確愛聽他的歌，他就爲哥兒而唱了。哥兒又常常向同伴的姊妹兄弟們說，「我有很可愛的畫眉鳥，請你們來聽他的唱歌。」於是姊妹兄弟們來了，大家現出高興的顏色。畫眉想，「我實在聽不出自己歌聲的好處，何以他們也同哥兒一樣的愛聽呢？」然而哥兒的同伴不可怠慢，否則傷了哥兒的心，他也就爲哥兒而唱了。

一天的過去，他一切生活都很好，安適地住在宮殿一般的鳥籠裏。他爲哥兒和哥兒的姊妹兄弟們不休不歇地歌唱。不過始終不明白他自己所唱的有什麼意義和趣味。

畫眉懷着疑惑，總想有機會弄明白他。有一天，哥兒替他加食添水以後，忘記關上籠門，便走開了。畫眉便走了出來，一飛飛到屋頂。看見四周的景物，真同仙境一般。深藍的天空，浮着小白帆似的雲。蔥綠的柳梢搖曳得好可愛；幾簇紅杏也露出微笑。遠遠的青山籠着淡淡的烟，好似迷離未醒的睡人。他看得出了神，便飛舞了好一會，又眺望了好一會。

他忘記了鳥籠了；直到想離開屋頂時，便張翅而飛，開始作長途的空中旅行。他飛過了綠的平原、壯闊的長江、鋪着黃沙的大野、濁流滾滾的黃河，纔想要休息，收攏翅膀停下來，歇在一個大都會的城樓上。下望街市，一切情形都十分清楚。

他看見了奇異的景像了。長街之上，一個人坐在一架兩旁有輪子的東西上面，另一個人拉着這東西飛跑。來來往往的都是這樣一對一對的。他就想，「這些坐在兩旁有輪子的東西上面的人，難道是沒有腿，不能走的麼？爲什麼要兩個人合了夥，纔能走路呢？這樣的合夥走路，不是一百個人中只有五十個能做正當有益的事麼？」他仔細看倒在上面的人，誰說沒有腿；極精緻的毯子底下，露出烏黑的皮鞋或光亮的緞靴，都是最時髦的式樣呢。「既然有腿，爲什麼要別人拉着走？」他越想越不明白。

「或者那些拉着別人走的人，他們以這事爲有意義有趣味的罷？」他又想。可是看看又不對。他們額上的汗滲出來，像蒸籠的蓋。面孔漲得通紅，因爲努力，時時顯出可怕的形相。背心彎了，頭屢屢向前衝，又屢屢昂起來透氣。兩腳脚尖纔一點地便又跨了起來，輪轉得異常迅速，待坐在上面的人略一示意，指點着向右或向左，飛跑的人便竭力吸住前衝的勢，很敏捷地向右或向左去了。他於是明白了，「飛跑的人原來爲別人而飛跑的。至於對他們自己，他們並不露什麼笑

容，並不唱什麼讚美飛跑的歌，可以知道不見得感覺什麼意義和趣味了。」

他很覺得悲哀，一個人只替代了人家的兩條腿！心裏便哀切地唱起來了。他的歌裏可憐那些不幸的人只爲着別一個人努力，可憐他們做的事沒有一些意義和趣味。

他不願意再看那些可憐的人，想換一個地方停歇，一飛飛到一家的綠漆欄上。往室中望去，許多體面的人正會食呢。桌上鋪的雪樣白的桌衣，有耀眼的刀和叉、玻璃的酒杯、花瓷的盤子、盛滿各種彩色的東西的瓶和繁插的瓶花。座中的人個個是很有光彩的面孔，表示出他們的高貴和寫意。他更向樓下看，一切的形象不大同了。半斤的魚、切成了絲的肉、去了殼的蝦、分割了的鷄鴨、一桶一桶清的渾的各色的水、各式的碗碟盤桶，以及薪柴煤炭、鹽油醬酸，都雜亂地塞在一屋子裏。在這裏有幾個人正做工呢。油膩蒙了他們的周身，腥污之氣薰着他們的鼻管。沸油的鑊子裏，他們的手幾乎要浸下去。鑊下的火燄燎出來，炙着他們的臂肘。待鑊裏的東西煮好，盛在花瓷的盤子裏，白衣的人接了去，擺上樓上的席面，於是刀叉重又舉動，閃閃地發出光亮了。

他就想，「這些在樓下做工的人是有病的麼？何以一天到晚在那裏烘火？又或者他們住在這裏，覺得很有意義和趣味，所以肯這麼樣？」可是都不大對。若說是寒病，何不到家裏烘火爐去？若說覺得有意義，有趣味，那末自己也應得盛幾盤喫了，或者要顯出快活的面容了，看他們受了白衣人的吩咐，皺着眉頭，急匆匆拿這樣，調那樣，煮這件，炒那件，分明只爲了一個吩咐纔這樣做。

他很覺得悲哀，一個人只替代了一副煮菜機器，心裏不爽快，咀裏便哀切地唱起來了。他的歌裏可憐那些不幸的人，只爲着別一個人努力，可憐他們做的事沒有一些意義和趣味。

他不願再看那些可憐的人，想換一個地方停歇，重又飛了起來。經過一條曲折的胡同，十分幽靜，卻聽得有三絃和女兒歌唱的聲音。便歇了下來，站在屋面上，有一扇玻璃的天窗，望進去可見屋內的一切。一個粗黑的大漢彈着三絃，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孩子和聲唱着。他就想，「這兩個人定是很幸福的，他們正奏樂唱歌呢。他們當然知道音樂的趣味，此刻不曉得快活到怎樣。」因爲羨慕他們，就仔細地聽着。

誰知他的推想又有些不大對。那個唱歌的女孩子面孔漲得紅了；在進出高聲的時候，眉頭皺了好幾回，額骨上面的筋也漲粗了，她的胸部屢屢聳起，似乎來不及的樣子。歌詞從口腔內流水



一般的滾出來，幾乎塞住了進出的氣，因此聲音有些沙了。那個彈三絃的人便呵斥道，「這種聲音人家那裏愛聽！這一段須重行練習！」女孩子十分恐懼，回轉去複唱剛纔所唱的。她怕再有沙聲出來，勉力耐住，面孔由紅而紫了，差不多哭泣的樣子。

畫眉於是明白了，「原來她爲了人家而唱的。至於她自己呢，唱到這等情形，最希望的只在那能得一歇。可是不能；必須練習純熟，纔能唱給人家聽，練習的工夫又豈能短少？那個彈三絃的人呢，也爲了人家而逼着她練習。人家聽唱歌，要三絃和着，他就彈他的三絃。什麼意義，什麼趣味，他倆一樣的夢想不到！」

他很覺得悲哀，一個人只替代了一件音樂器具！心裏不爽快，咀裏便哀切地唱起來了。他的歌裏可憐那些不幸的人只爲着一個人努力，可憐他們做的事沒有一些意義和趣味。

畫眉鳥決意不再回去，不願意再住在宮殿一般的鳥籠裏。他因爲看見了許多不幸的人，覺悟自己以前的生活也是很可悲哀的。沒有意義的唱歌，沒有趣味的唱歌，要爲哥兒的兄弟姊妹而唱？當初糊塗塗塗，以爲這種生活還可以；現在看見了他同命運的人而覺得悲哀了，對於他自己當然更感深刻的心傷。他哭了好多回，眼淚紛滴，彷彿啼血的杜鵑鳥。

他宿在荒野的荊棘樹上；飢餓的時候，隨便找些野草的果實喫；也隨便在溪水裏洗浴。白天還是活動飛舞，不過沒有金銅的籠欄圍住他了。不論什麼地方他都可停歇，看見了不幸的東西，便哀切地唱一回，發抒心中的悲傷。說也奇怪，惟獨這一種歌唱很覺得愜心適意，耐住不唱，轉覺十分難受，唱了出來纔得開一開胸臆。他起始辨知歌唱的意義和趣味了。

不幸的東西填滿了世界，都市裏有，山野裏也有，小屋子裏有，高堂大廈裏也有。畫眉看見了，總引起強烈的悲哀。隨着就唱一曲哀歌；他爲自己而唱，爲發抒自己對於一切不幸東西的哀感而唱。他永遠不再爲某一人或某一等人而唱了。

可是，工廠裏做倦了工的工人，田畝中耕倦了田的農夫，織得紅了眼的女子，跑得折了腿的車夫，褪盡了毛的老黃牛，露出了骨的瘦驢子，牽上場演戲的獼猴，放出去傳信的鴿子，……聽了畫眉的歌唱，都得到心底的安慰，忘記了所遭的不幸；一齊仰起了頭，露出微笑，柔聲道，「可愛的歌聲，可愛的畫眉鳥！」

一九二二，三，二四。

編輯室

## 風訊

□蕉風文叢的預告刊出後，收到了不少預約信和訂費，三本書的排印工作已在進行中，這三本書是：歹羊的「點線隨筆」，完顏藉的「填鴨」，黃潤岳的「閒思錄」，如一切順利，其中兩本將會在七月底八月初出版。另一本「湄公河」則在整理中。

□我們預約的優待辦法只限一段時期，書籍出版後，即無此優待辦法。

□希望一路來支持本刊的和熱心文藝工作的讀者；早日預約，一來可享受優待辦法，二來是支持這項叢書的出版。

□這一期選刊了蕉風文叢在排印中的一本新書——歹羊的「點、線隨筆」三頁，讓讀者們先行窺見這本書的一斑。

□三四十年代作品方面，我們選了葉聖陶（葉紹鈞）來談，在那個年代的作品中，葉聖陶的從事創作的範圍較爲別緻——童話創作。

□童話創作一直是「冷門」，少人在這方面着手，在內容和技巧方面來



說，童話不易寫好，另一方面，在文藝的範圍內，童話較着重於對兒童的「教育意義」。

□從本期介紹葉聖陶的文字中，我們了解到他同時是一位教育家，在文藝創作的範圍內，他採取童話的創作方式表達他的旨意，這是一項嚴謹且適當的選擇，態度是「盡心」的誠懇。

□我們忘了在上期的風訊中說明，關於矛盾的資料，來源是來自香港的中國學生周報，這期關於「葉聖陶」的，也是同一出處。

□這項重新認識三四十年代作家作品的工作，開始幾期作一些轉載，是希望能起一些刺激作用，現在，在吉隆坡的楊際光先生，在馬六甲的黃潤岳先生，在檳城的溫梓川先生都答應在這方面為本刊執筆。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反應。

□林湘淇寫來了第二篇作品，保持了前期第一篇的水準，我們願意看到林湘淇繼續寫下去。

□梅淑貞在藝術方面，介紹一位印度舞蹈家，這是我們眼光中從未接觸到的一線風景。

□這期的文字，在內容方面作多方面的涉及，郎格非的「寧靜與光榮」、張乃管譯的「談自殺」和梅淑貞的「我在空中舞蹈」等，再加上原有的兩個專欄，已不止於談文說藝，且觸及人生問題了。

□本刊所刊載的文字，並不代表本刊的立場，魯迅的、矛盾的、葉聖陶的、或者其他東方的西方的、什麼流派的，我們志在多方面的介紹，「有容乃大」，人生如是，其他各方面亦如是。

□我們歡迎各方面的來稿，但必需同時說明，我們對來稿有刪改的責任。

□林也述介新馬兩地現代文學發展的「解放的新世界」，交由本刊在上期發表後，引起多方面的注意和反應，這些反應，有些是正面的，有些是反面的。

□林也交這篇稿給我們發表時，說明是未定稿，歡迎及需要別人給他補充。

□史料的整理是一件煩瑣的工作，需要長時期和多數人的努力，也需要以客觀和理智的態度處理，林也在這種工作上只是跨出了第一步。如果這篇文字述介的有偏頗錯漏之處，我們希望反應出來的是資料的補充和校正，不是讀後感和評論，「史」的發展應是事實的臚列與整理，不是情感的抒發。

□林也經月來的搜集，已寫好了一篇補充資料，將交由本刊發表。我們覺得，這是一件牽涉較廣的事，一個人的時間和能力有限，還是需要多方面的補充，我們歡迎有心人在這方面共同努力。

□本期的封面設計頗為特別，是新加坡亞化畫廊基本畫家張黛的作品。



# 蕉風文叢新書預約辦法

■新書四本：歹 羊著：「點·線隨筆」

完顏藉著：「填鴨」

黃潤岳著：「閒思錄」

拉笛夫著：「湄公河」

■每書定價馬星幣一元正，上述叢書將於年內出齊。

■預約優待辦法：

●一次預約全輯四本或任何四本者，四本共收三元正

●預約一本至三本者，每本收八角正

●預約者可以以優待價格購買已出版的蕉風文叢之一的「尼金斯基日記」一冊，優待價格為每本八角（原價一元）

●預約者請填寫下列表格，在書名前（ ）內用△號劃出預約書目，連同應付價格同值的郵票寄交：

蕉風文叢收：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蕉風文叢預約優待單

預約者姓名	( 中文 ) ( 英文 )
預約者地址	( 英文 )
預約書籍：	( ) 點·線隨筆      冊      ( ) 填鴨      冊 ( ) 閒思錄      冊      ( ) 湄公河      冊 ( ) 尼金斯基日記      冊      ( ) 全輯      四冊
價      格	上述叢書共_____冊      共計_____元_____角
備      註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  
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 名（中英文）	
地 址（英 文）	
訂 閱 期 數	期 起 至 期 止
訂 費	\$
註 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 蕉風

二  
三  
三  
三  
期  
七  
月  
號